

# 鴛鴦刀

金庸著



凡雨書屋



四個勁裝結束的漢子並肩而立，攔在當路，

若是黑道上山寨的強人，不會只有四個，莫非在這黑沉沉的松林之中，暗中還埋伏下大批人手？如是翦徑的小賊，見了這麼聲勢浩大的鏢隊，遠避之唯恐不及，那敢這般大模大樣的攔路擋道？難道竟是武林高手，衝著自己而來？

凝神打量四人，最左一人短小精悍，下巴尖削，手中拿著一對峨嵋鋼刺。第二個又高又肥，便如是一座鐵塔擺在地下，身前放著一塊大石碑，碑上寫的是一「先考黃府君誠本之墓」，這自是一塊墓碑了，不知放在身前有何用意？黃誠本沒聽說江湖上有這麼一位前輩高手啊！第三個中等身材，白淨臉皮，若不是一副牙齒向外凸出了一寸，一個鼻頭低陷了半寸，倒算得上是一位相貌英俊的人物，他手中拿的是一對流星鎚。最右邊的是個病夫模樣的中年人，衣衫襤褸，咬著一根旱煙管，雙目似睜似閉，嘴裏慢慢噴著煙霧，竟是沒將這一隊七十來人的鏢隊瞧在眼裏。那三人倒還罷了，這病夫定是個內功深湛的勁敵。頃刻之間，江湖上許

## 鴛鴦刀

一

多軼聞往事湧上了心頭。一個白髮婆婆空手殺死了五名鏢頭，刦走了一枝大鏢，一個老乞丐大鬧太原府公堂，割去了知府的首級，倏然間不知去向，一個美貌大姑娘打倒了晉北大同府享名二十餘年的張大拳師……越是貌不驚人，漫不在乎的人物，越是武功了得，江湖上有言道：「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。」

瞧著這個閉目抽煙的病夫，陝西西安府威信鏢局的總鏢頭，「鐵鞭鎮八方」周威信不由得深自躊躇起來，不由自主的伸手去摸了一摸背上的包袱。

他這枝鏢共有十萬兩銀子，那是西安府的大鹽商汪德榮託保的。十萬兩銀子的數目確是不小，但威信鏢局過去二十萬兩銀子的鏢也保過，四十萬兩銀子的也保過，金銀財物，那算不了甚麼。自從一離西安，他掛在心頭的只是暗藏在背上包袱中的兩把刀，只是那天晚上在川陝總督府中所聽到的一番話。

跟他說話的竟是川陝總督劉於義劉大人。周威信在江湖上雖然赫赫



有名，但生平見過的官府，最大的也不過是府台大人，這一次居然是總督大人親自接見，那自然要受寵若驚，自然要戰戰兢兢，坐立不安。

劉大人那幾句話，在心頭已不知翻來覆去的重溫了幾百遍。「周鏢頭，這一對刀，叫作『鴛鴦刀』，當真是非同小可，你好好接下了。今上還在當貝勒的時候，便已密派親信，到處尋覓。接位之後，更下了密旨，命天下十八省督撫著意查訪。好容易逮到了『鴛鴦刀』的主兒，可是這對寶刀卻給那兩個刁徒藏了起來，不論如何偵查，始終如同石沉大海一般。天幸是本督祖上積德，托了皇上洪福，終於給我得到了。嘿嘿，你們威信鏢局做事還算牢靠，現下派你護送這對鴛鴦寶刀進京，路上可不許洩漏半點風聲。你把寶刀平安送到北京，回頭自然重重有賞。」

「鴛鴦刀」的大名，他早便聽師父說過，「鴛鴦刀一短一長，刀中藏著武林的大秘密，得之者無敵於天下。」「無敵於天下」這五個字，正是每個學武之人夢寐以求的最大願望。周威信當時聽了，心想這不過是說說罷了，世上那有甚麼藏著「無敵於天下」大秘密的「鴛鴦刀」？

## 鴛鴦刀

### 二

那知道川陝總督劉大人竟是真的得到了「鴛鴦刀」，而且差他護送進京，呈獻皇上。這對刀用黃布密密包裹，封上了總督大人的火漆印信。他當然極想見識見識寶刀的模樣，倘若僥倖得知了刀中秘密，「鐵鞭鎮八方」變成了一「鐵鞭蓋天下」，自然更是妙不可言，但總督大人的封印誰敢拆破？周大鏢頭數來數去，自己總數也不過一個腦袋而已。總督大人派了四名親信衛士，扮作鏢師，隨在他鏢隊之中，可以說是相助，也可以說是監視。在鏢隊啟程的前一天，總督府又派了幾名戈什哈來，將他一家老小十二口，全都「請」到了駐防軍的營房裏，說道周總鏢頭赴京之後，家中乏人照料，怕他放心不下，因此接了他家眷去安置。周威信久在江湖行走，其中的過節豈有不知？那不是怕周大鏢頭放心不下一家老小，而是劉大人放心不下這一對寶刀，因此將他高堂老母和妻妾兒女一齊逮了去爲質。這對「鴛鴦刀」倘若在道中有甚失閃，自己腦袋要跟身子分家，那是不用客氣了，全家老小也都不必活了。他一生經歷過不少大風大浪，風頭出過，釘板滾過，英雄充過，狗熊做過，砍



過別人的腦袋，就差自己的腦袋沒給人砍下來過，算得是見多識廣的老江湖了，但從未像這一次走鏢那樣又驚又喜，心神不寧。如果護送寶刀平安抵京，劉大人會親口許下重賞，自然是「君子一言，快馬一鞭」，說不定皇上一喜歡，竟然賞下一官半職，從此光宗耀祖，飛黃騰達，周大鏢頭變成了周大老爺周大人。

從西安到北京路程說遠不遠，說近可也不近，一路上大山小寨少說也有三四十處，尋常黑道上的人物，他鐵鞭鎮八方也未必便放在心上，八方鎮不了，鎮他媽的一方半方也還將就著對付，但「得了鴛鴦刀，無敵於天下」這兩句話，要引起多少武林高手眼紅，於是他明保鹽鏢，暗藏寶刀。縱然鏢銀有甚失閃，只要寶刀抵京，仍無大礙。一做上官，周大老爺公堂上朝外一坐，招財進寶，十萬兩銀子還怕賠不起？再說，大老爺只有伸手要銀子，哪有賠銀子的？

周威信左手一按腰間鐵鞭，瞪視身前的四個漢子，終於咳嗽一聲，抱拳說道：「在下道經貴地，沒跟朋友們上門請安，甚是失禮，要請好朋友恕罪。」心中打定了主意，「能夠不動手便最好，否則那癆病鬼可有些難鬥，江湖上有言道：『小心天下去得，莽撞寸步難行』。」只聽得那病夫左手按胸，咳嗽起來。

## 鴛鴦刀

### 三

那矮小的瘦子一擺峨嵋刺，細聲細氣的道：「磕頭請安倒是不用了，你保的是甚麼寶貝，給我們留下吧。」周威信一驚，心道：「鏢車啟程時，連我最親信的鏢師也只知道保的是銀子，怎地這人卻知我保的是寶物？江湖上有言道：『善者不來，來者不善。』真須小心在意。」於是抱拳又道：「請恕在下眼生，要請教四位好朋友的萬兒。」那瘦子道：「你先說吧。」周威信道：「在下姓周名威信，江湖上朋友們送了個外號，叫作『鐵鞭鎮八方』。」那病夫冷笑道：「嘿，這外號倒也罷了，只是這『鎮』字得改一改，改一個『拜』字。」那瘦子一楞，道：「改成『拜』字，嗯，姓周的，我大哥給你改了個匪號，叫作『鐵鞭拜八方』，我大哥料事如神，言之有理。」說罷四個漢子一齊捧腹大笑。

周威信心想：「江湖上有言道：『忍得一時之氣，可免百日之災。』」當



下強忍怒氣，說道：「取笑了！四位是那一路的好漢？在那一座寶山開山立櫃？掌舵的大當家是那一位？」那瘦子指著那病夫道：「好，說給你聽也不妨，只是小心別嚇壞了。咱大哥是煙霞神龍逍遙子，二哥是雙掌開碑常長風，三哥是流星趕月花劍影，區區在下是八步趕蟾，賽專諸，踏雪無痕，獨脚水上飛，雙刺蓋七省，蓋一鳴！」

周威信越聽越奇，心道：「這人的外號怎地如此囉裏囉唆一大串！」只聽那瘦子又道：「咱四兄弟義結金蘭，行俠仗義，專門鋤強扶弱，劫富濟貧，江湖上人稱『太岳四俠』，那便是了！」周威信心想：「聽這四人外號，想來這瘦子輕功了得，那壯漢掌力沉雄，這白臉漢子流星鎚功夫有獨到的造詣，那『煙霞神龍逍遙子』七字，更是武林前輩、世外高人的身分。『太岳四俠』的名頭倒沒聽見過，但既稱得上一個『俠』字，定然非同小可。江湖上有言道：『寧可不識字，不可不識人。』」於是抱拳說道：「久仰久仰！敝鏢局跟四俠素來沒有過節，便請讓道，日後專誠拜謁。」

## 鴛鴦刀

### 四

蓋一鳴雙刺一擊，叮叮作響，說道：「要讓道那也不難，我們也不要你的鏢銀，只須借一兩件寶物用用，那也行。」周威信道：「甚麼寶物？」蓋一鳴道：「嘿嘿，你來問我，這可奇了。你自己不知道，我怎知道？」

周威信聽到這裏，知道今日之事決計不能善罷，這「太岳四俠」自是衝著自己背上這對「鴛鴦刀」而來，心想：「江湖上有言道：『容情不動手，動手不容情。』」這四人一出手必是厲害殺著。「當下緩緩抽出雙鞭，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在下便領教太岳四俠的高招，那一位先上？」他回頭一招手，五名鏢師和總督府的四名衛士一齊走近。周威信低聲道：「對付這些綠林盜賊，不用講甚麼江湖規矩，大夥兒來個一擁而上。江湖上有言道：『只要人手多，牌樓抬過河。』」自己心中卻另有主意：「讓他們跟四俠接戰，我卻是奪路而行，護送鴛鴦刀赴京才是上策。江湖有言道：『相打一蓬風，有事各西東。』」

只聽蓋一鳴道：「大鏢頭，我是雙刺蓋七省，鬥鬥你的鐵鞭拜八方。咱哥兒倆打一個七上八落，七葷八素！」說著身形一晃，搶了上來。周威信竟



不下馬，舉起鐵鞭一格，使一招「桃園奪槊」，將他峨嵋刺格在外檔，雙腿一挾，騎馬竄了出去。蓋一鳴叫道：「好傢伙，大鏢頭要扯呼！」周威信轉頭叫道：「我到林外瞧瞧，是否尚有埋伏！」說著縱馬向外奔出。花劍影流星鎚飛出，逕打他後心。周威信左鞭後揮，使一招「夜闖三寨」，噹的一聲響，將流星鎚盪了回去。

他和花蓋兩人兵刃一交，只覺二人的招數並不如何精妙，內力也是平平，一轉頭，但見那逍遙子仍是靠在樹上，手持旱煙管，瞧著衆鏢師將太岳三俠圍在垓心，竟是絲毫不動聲色。周威信心中一驚：「待得那人一出手，我稍遲片刻，便要無法脫身了。江湖上有言道：『晴天不肯走，等到雨淋頭。』」回手將鐵鞭鞭梢在馬臀上一戳，坐騎發足狂奔，一瞥眼間，猛見逍遙子右手一揚，叫道：「看鏢！」身側風聲響動，黑黝黝一件暗器打到。周威信舉鞭一擋，拍的一響，那暗器竟黏在鋼鞭之上，並不飛開。他心中更驚：「這逍遙子果是高手，連所使暗器也大不相同。江湖上有言道：『行家一伸手，便知有沒有。』」這時坐騎絲毫不停，奔出了林子。周

## 鴛鴦刀

### 五

威信見身後無人追來，定一定神，瞧鋼鞭上所黏的暗器時，原來是一隻沾滿了泥污的破鞋，爛泥濕膩，是以黏在鞭上竟不脫落。

他更加吃驚，心想：「武林高手飛花摘葉也能傷人，他這雙破鞋飛來，沒傷我性命，算得是手下留情。」一時拿不定主意，該當縱馬奔馳，還是靜以待變。忽聽得林中有人殺豬似的大叫一聲，接著一片寂靜，兵刃相交之聲盡皆止歇。周威信驚疑不定：「難道在這頃刻之間，衆鏢師和四名衛士一起遭了太岳四俠的毒手？」

忽聽得一人大聲叫道：「總鏢頭，總鏢頭！」聽口音正是張鏢師。周威信摸一摸背上包著鴛鴦刀的包袱，卻不答應。心道：「江湖上有言道：『若要精，聽一聽，站得遠，望得清。』」過了片刻，又有人叫道：「總鏢頭快回來，賊子跑了，給我們趕跑啦！」

周威信一怔，心道：「那有這麼容易之事？」一拉馬韁，圈過馬頭，只見林中奔出一名趟子手來，歡天喜地的叫道：「總鏢頭，點子走啦，膿包得緊，全不濟事。」周威信驚喜交集，道：「當真？」趟子手道：「大夥兒一擁而



上奮勇迎敵。那癆病鬼給張鏢師一刀，砍得肩頭帶花，四個人便都跑了。「周威信眼見事情不假，心中大喜，縱馬回入林中，說道：「林外有十來個點子埋伏，給我一陣趕殺，通統逃了！」說著這謊話時，不自禁臉上微微一紅，心道：「江湖上有言道：『做賊的心虛，放屁的臉紅。』我可得定下神來，別讓人瞧出了破綻。」

張鏢師揚著單刀，得意洋洋的道：「甚麼太岳四俠，原來是胡吹大氣！」衆鏢子和衛士縱聲大笑。周威信瞧著豎立在地下的那塊墓碑，兀自不明所以。忽聽得林子後面傳來「哎喲，哎喲」的呻吟之聲。周威信道：「是受傷的點子！」衆人一陣風般奔了過去。聽那呻吟聲是從一片荊棘叢中發出，數十人四下散開，登時將棘叢團團圍住。周威信喝道：「小毛賊，快出來吧！」棘叢中呻吟聲卻更加響了。周威信手一揚，拍的一聲，一枝甩手箭打了進去。裏面那人「啊」的一聲慘叫，顯已中箭。兩名趟子手齊聲歡呼：「打中了！總鏢頭好箭法！」提刀搶進，將那人揪了出來。衆人一見，面面相覷，做聲不得。

## 鴛鴦刀

原來那人卻是押解鏢銀的大胖子汪鹽商，衣服已給棘刺撕得稀爛。江湖上有言道：「十個胖子九個富，只怕胖子沒屁股。」這個大胖子汪鹽商屁股倒是有的，就是屁股上赫然插了一支甩手箭！

太岳四俠躲在密林之中，眼見威信鏢局一行人走得遠了，這才出來。花劍影撕下一塊衣襟，給逍遙子裹紮肩頭的刀傷。常長風道：「大哥，不礙事麼？」逍遙子道：「沒事，沒事，咱們好漢敵不過人多，算不了甚麼。」花劍影道：「我早說敵人聲勢浩大，很不好鬥，二哥偏要出馬，累得大哥受了傷。」蓋一鳴道：「這批渾人胡塗得緊，聽得咱們太岳四俠響噹噹的英名，居然不退，那有甚麼法子？」逍遙子道：「這也怪不得二弟，要刦寶貝嘛，總得找鏢局子下手。」常長風道：「現下怎生是好？咱們兩手空空，總不能去見人啊。」

蓋一鳴道：「依我說……」話猶未了，忽聽得林外脚步聲響，有人自南而北，急奔而來。蓋一鳴探頭一望，下垂的眉毛向上一揚，說道：「來的共是兩人，這一次咱們兩個服侍一個，管教這兩隻肥羊走不了！」常長風

道：「對，好歹也得弄他幾十兩銀子！」捧起了墓碑，抱在手裏。原來他外號叫作「雙掌開碑」，便以墓碑作兵器，仗著力大，端起大石碑當頭砸將過去，敵人往往給他嚇跑了。至於墓碑是誰的，倒也不拘一格，順手牽碑，瞧是那個死人晦氣，死後不積德，撞上他老人家罷了。當下四人一打手勢，分別躲在大樹之後。

那兩人一前一後，奔進林子。前面那人是個二十七八歲的漢子，手執單刀，大聲喝罵：「賊婆娘，這麼橫，當真要殺人麼？」太岳四俠一怔，瞧後面追來那人，卻是個少婦。那女子背上負著個嬰兒，手執彈弓，吧吧吧吧，一陣聲響，連珠彈猛向那壯漢打去。那壯漢揮單刀左擋右格，卻不敢回身砍殺。

逍遙子見一男一女互鬥，喝道：「來者是誰？為何動手？」蓋一鳴一聲唵哨，四人齊從大樹後奔出，喝道：「快快住手！」那壯漢向前直衝，回頭罵道：「賊婆娘，你這般狠毒，我可要手下無情了！」那少婦罵道：「狗賊，今日不打死你，我任飛燕誓不為人！」

## 鴛鴦刀

七

便在此時，太岳四俠已攔在那壯漢身前。少婦任飛燕叫道：「林玉龍，你還不給我站住！」林玉龍對阻在身前的常長風喝道：「閃開！」頭一低，讓開身後射來的一枚彈丸，只聽得「哎喲」一聲，彈丸恰好打中了常長風鼻子。常長風大怒，罵道：「臭婆娘，你打中我啦！」任飛燕道：「打了你又怎樣？」吧吧兩響，兩枚彈丸對準了他射出。常長風高舉墓碑，擋了個空，兩枚彈丸一中胸口，一中手臂，不由得手臂一酸，墓碑砰的一響掉在地下。「哎喲」一聲，跳將起來。原來墓碑顯靈，砸中了他腳趾。蓋一鳴和花劍影見二哥吃虧，齊向任飛燕撲去。任飛燕拉開彈弓，一陣連珠彈打出。蓋一鳴眉心中心中了一彈，花劍影卻被打落了一顆門牙。蓋一鳴大叫：「風緊，風緊！」

任飛燕被四人這麼一阻，眼見林玉龍已頭也不回的奔出林子，心中大怒，急步搶出，回首吧的一響，一彈打出，將逍遙子手中的煙管打落在地。這一彈手勁既強，準頭更是奇佳，乃是彈弓術中出名的「回馬彈」。任飛燕微微一笑，轉頭罵道：「林玉龍，你這臭賊，還不給我站住！」只聽林



玉龍遙遙叫道：「有種的便跟你大爺真刀真槍戰三百回合，用彈弓趕人，算甚麼本事？」

耳聽得兩人越罵越遠，向北追逐而去。花劍影道：「大哥，這林玉龍和任飛燕是甚麼人物？」逍遙子沉吟道：「林玉龍是使單刀的好手，那婦人任飛燕定是用彈弓的名家。」蓋一鳴道：「大哥料事如神，言之有理。」花劍影道：「這少婦相貌不差，想是那姓林的瞧上了她，意圖非禮。」逍遙子道：「正是，想咱們太岳四俠行俠仗義，最愛打抱不平，日後撞上了林玉龍這淫棍，定要好好叫他吃點苦頭。」常長風道：「說不定那林任二人有殺父之仇，也不知誰是誰非。他媽的，脚上這一下子好痛。」說著伸手撫脚。逍遙子正色道：「那姓林的滿臉橫肉，一見便知不是善類。那姓任的女子雖然出手魯莽，但瞧她武功，確是名門正宗。」蓋一鳴道：「大哥料事如神，言之有理。」

常長風還待辯駁，忽聽得林外一人長聲吟道：「黃金逐手快意盡，昨日破產今朝貧，丈夫何事空嘯傲，不如燒卻頭上巾……」隨著吟聲，一個

## 鴛鴦刀

八

少年書生手中輕搖摺扇，緩步入林，後面跟著一個書僮，挑著一擔行李。花劍影手指間拈著一枚掉下的門牙，心中正沒好氣，見那書生自得其樂的漫步而至，口裏還在吟哦，只聽得他說甚麼黃金、白銀，當下向蓋一鳴使個眼色，一躍而前，喝道：「兀那書生，你在這裏噤哩咕嚕的嚕噉甚麼，吵得大爺們頭昏腦脹，快快賠來！」

那書生見了四人情狀，吃了一驚，問道：「請問仁兄，要賠甚麼？」蓋一鳴道：「賠我們四個的頭昏腦脹啊。每個人一百兩銀子，一共是四百兩。」那書生舌頭一伸，道：「這麼貴，便是當今皇上頭疼，也不用這許多銀子醫治。」蓋一鳴道：「皇帝老兒算甚麼東西，你拿我們比作皇帝，當真大膽，這一次不成了，四百兩得翻上一翻，共是八百兩。」那書生道：「仁兄比皇上還要尊貴，當真令人好生佩服。請問仁兄尊姓大名，是甚麼來頭。」蓋一鳴道：「嘿嘿，在下姓蓋，名一鳴，江湖上人稱八步趕蟾，賽專諸，踏雪無痕，獨脚水上飛，雙刺蓋七省。太岳四俠中排行第四。」那書生拱手道：「久仰，久仰。」向花劍影道：「這一位仁兄呢？」



花劍影眉頭一皺道：「誰有空跟你這酸丁稱兄道弟？」一把推開那書僮，提起他所挑的籃子一掂，入手只覺重甸甸的，心頭一喜，打開籃子一看，不由得倒抽一口涼氣，原來滿籃子都是舊書。常長風喝道：「呸！都是廢物。」那書生忙道：「仁兄此言差矣！聖賢之書，如何能說是廢物？有道是書中自有黃金屋。」常長風道：「書中有黃金？這些破書一文錢一斤，也沒人要。」這時蓋一鳴已打開扁擔頭另一端的行李，除了布被布衣之外，竟無絲毫值錢之物。太岳四俠都是好生失望。

那書生道：「在下遊學尋母，得見四位仁兄，幸如何之？四位號稱太岳四俠，想必是扶危濟困，行俠仗義，江湖上大大有名的了。」逍遙子道：「你這幾句話倒還說得不錯。」那書生道：「今日得見英俠，當真是三生有幸。在下眼前恰好有一件爲難之事，要請四位大俠拔刀相助，賜予援手。」逍遙子道：「這個容易，我們做俠客的，倘若見到旁人有難而不伸手，那可空負俠義之名。」那書生連連作揖道謝。蓋一鳴道：「到底是誰欺侮了你？」那書生道：「這件事說來慚愧，只怕四位兄台見笑。」花劍影

## 鴛鴦刀

九

恍然大悟道：「啊，原來是你妹子生得美貌，給惡霸強搶去了。」那書生搖頭道：「不是我沒有妹子。」蓋一鳴鼓掌道：「嗯，定是甚麼土豪還是賊官強佔了你的老婆。」那書生搖頭道：「也不是，我還沒娶親，何來妻室？」常長風焦躁起來，大聲道：「到底是甚麼事？快給我爽爽快快的說了吧。」那書生道：「說便說了，四位大俠可別見怪。」

太岳四俠雖然自稱「四俠」，但江湖之上，武林之中，從來沒讓人這麼大俠前、大俠後的恭敬稱呼。這時聽那書生言語之中對自己如此尊重，各人都是胸脯一挺，齊道：「快說快說，有甚麼爲難之事？」太岳四俠定當爲你擔代。」那書生團團一揖，說道：「在下江湖飄泊，道經貴地，阮囊羞澀，床頭金盡，只有求懇太岳四俠相助幾十兩紋銀。四俠義薄雲天，樂善好施，在下這裏先謝過了。」

四俠一聽，不由得一齊皺起眉頭，說不出話來。他們本要打劫這個書生，那知被他一番言語，反給擠得下不了台。雙掌開碑常長風伸手一拍胸口，大聲道：「大丈夫爲朋友兩脅插刀，尚且不辭，何況區區幾十兩紋銀？！」



大哥、三弟、四弟，拿錢出來啊。我這裏有。」伸手到懷裏一掏，單掌不開，原來衣囊中空空如也，連一文銅錢也沒有。

幸好花劍影和蓋一鳴身邊都還有幾兩碎銀子，兩人掏了出來，交給書生。那書生打躬作揖，連連稱謝，說道：「助銀之恩，在下終身不忘，他日山水相逢，自當報德。」說著攜了書僮，揚長出林。

他走出林子，哈哈大笑，對那書僮道：「這幾兩銀子，都賞了你吧。」那書僮整理給四人翻亂了的行李，揭開一本舊書，太陽下金光耀眼，書頁之間，竟是夾著無數一片片薄薄的金葉子，笑道：「相公跟他們說書中自有黃金，他們偏偏不信。」

太岳四俠雖然偷鷄不著蝕把米，但覺做了一件豪俠義舉，心頭倒是說不出的舒暢。蓋一鳴道：「這書生漫遊四方，定能傳揚咱們太岳四俠的名頭……」話猶未了，忽聽得鸞鈴聲響，蹄聲得得，一乘馬自南而來。逍遙子道：「各位弟兄，聽這馬兒奔跑甚速，倒是一匹駿馬。不管怎麼，將馬兒扣下來再說，便是沒甚麼其他寶物，這匹馬也可當作禮物了。」蓋一

## 鴛鴦刀

十

鳴道：「大哥料事如神，言之有理。」忙解下腰帶，說道：「快解腰帶，做個絆馬索。」當下將四根腰帶接了起來，正要在兩棵大樹之間拉開，那騎馬已奔進林來。

馬上乘客見四人蹲在地下拉扯繩索，一怔勒馬，問道：「你們在幹甚麼？」蓋一鳴道：「安絆馬索兒……」話一出口，知道不妥，回首一瞧，只見馬上乘客是個美貌少女，這一瞧之下，先放下了大半心。那少女問道：

「安絆馬索幹麼？」蓋一鳴站直身子，拍了拍手上的塵土，說道：「絆你的馬兒啊，好，你既已知道，這絆馬索也不用了。你乖乖下馬，將馬兒留下，你好好去吧。咱們太岳四俠決不能欺侮單身女子，自壞名頭。」那少女嫣然一笑，說道：「你們要留下我馬兒，還不是欺侮我嗎？」蓋一鳴結結巴巴的道：「這個嘛……自有道理。」逍遙子道：「我們不欺侮你，只欺侮你的坐騎。一頭畜牲，算得甚麼？」他見這馬身軀高大，毛光如油，極是神駿，兼之金勒銀鈴，單是這副鞍具，所值便已不菲，不由得越看越愛。蓋一鳴道：「不錯，我們太岳四俠，是江湖上鐵錚錚的好漢，決不能難爲



婦孺之輩。你只須留下坐騎，我們不碰你一根毫毛。想我八步趕蟾，賽專諸，踏雪無痕……」那少女伸手掩住雙耳，忙道：「別說，別說。你們不知道我是誰，我也不知道你們是誰，是不是？」蓋一鳴奇道：「是啊，不知道那便如何？」那少女微笑道：「咱們既然互不相識，若有得罪，爹爹便不能怪我。呔，好大膽的毛賊，四個兒一齊上吧！」

四人眼前一幌，只見那少女手中已多了一對雙刀，這一下兵刃出手，其勢如風，縱馬向前一衝，俯身右手一刀割斷了絆馬索，左手一刀便往蓋一鳴頭頂砍落。蓋一鳴叫道：「好男不與女鬥，何必動手……」眼見白光閃動，長刀已砍向面門，急忙舉起鋼刺一擋。錚的一響，兵刃相交，但覺那少女的刀上有股極大黏力，一推一送，手中兵刃拿捏不住，登時脫手飛出，直射上數丈之高，釘入了一棵大樹的樹枝。

花劍影和常長風雙雙自旁搶上，那少女騎在馬上，居高臨下，左右雙刀連砍，花常二人堪堪招架不住。那少女見了常長風手中的石碑，甚是奇怪，問道：「喂，大個子，你拿著的是甚麼玩意兒？」常長風道：「這是常二

## 鴛鴦刀

十一

俠的奇門兵刃，不在武林十八般兵器之內，招數奇妙，啊啣……哎唷！」卻原來那少女反轉長刀，以刀背在他手腕上一敲。常長風吃痛，奇門兵刃脫手，無巧不巧，又砸上先前砸得腫起了的腳趾。

逍遙子見勢頭不妙，提起旱煙管上前夾攻，他這煙管是精鐵所鑄，使的是判官筆招數，居然出手點穴打穴，只是所認穴道不大準確，未免失之尺寸，謬以萬里。那少女瞧得暗暗好笑，賣個破綻，讓他煙管點中自己左腿，只感微微生疼，喝道：「癆病鬼，你點的是甚麼穴？」逍遙子道：「這是

『中瀆穴』，點之腿膝麻痺，四肢軟癱，還不給我束手待縛！」那少女笑道：「中瀆穴不在這裏，偏左了兩寸。」逍遙子一怔，道：「偏左了，不會吧？」伸出煙管，又待來點。那少女一刀砍下，將他煙管打落，隨即雙刀交於右手，左手一把抓住他的衣領，足尖在馬腹上輕輕一點，那馬一聲長嘶，直竄出林。逍遙子給她拿住了後頸，全身麻痺，四肢軟癱，只有束手待縛。太岳四俠中賸下的三俠大呼：「風緊，風緊！」沒命價撒腿追來。

那馬瞬息間奔出里許，逍遙子給她提著，雙足在地下拖動，擦得鮮血淋



漓說道：「你抓住我的風池穴，那是足少陽和陽維脈之會，我自然是無法動彈，那也不足爲奇，非戰之罪，雖敗猶榮。」那少女格格一笑，勒馬止步，將他擲在地下，說道：「你自身的穴道倒說得對！」突然冷笑一聲，伸刀架在他頸中，喝道：「你對姑娘無禮，不能不殺！」逍遙子嘆了口氣道：「好吧，不過你最好從我天柱穴中下刀，一刀氣絕，免得受痛苦！」那少女忍不住好笑，心想這癆病鬼臨死還在鑽研穴道，我再嚇他一嚇，瞧是如何，於是將刀刃抵住他頭頸，「天柱」和「風池」兩穴之間，說道：「便是這裏了。」逍遙子大叫：「不，不，姑娘錯了，還要上去一寸二分：：」

只聽得來路上三人氣急敗壞的趕來，叫道：「姑娘連我們三個一起殺了：：」正是常長風等三俠。那少女道：「幹甚麼自己來送死？」蓋一鳴道：「我太岳四俠義結金蘭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。姑娘殺我大哥，我兄弟三人不願獨生，便請姑娘一齊殺了。有誰皺一皺眉頭，不算好漢！」說著走到逍遙子身旁，直挺挺的一站，竟是引

## 鴛鴦刀

二十

頸待戮。

那少女舉刀半空，作勢砍落，蓋一鳴裂嘴一笑，毫不閃避。那少女道：「好！你們四人武藝平常，義氣卻重，算得是好漢子，我饒了你們吧。」說著收刀入鞘。四人喜出望外，大是感激。蓋一鳴道：「請問姑娘尊姓大名，我們太岳四俠定當牢牢記在心中，日後以報不殺之恩。」那少女聽他仍是口口聲聲自稱「太岳四俠」，絲毫不以爲愧，忍不住又是格的一笑，說道：「我的姓名你們不用問了。我倒要問你們，幹麼要搶我的坐騎？」蓋一鳴道：「今年三月初十，是晉陽大俠蕭半和的五十誕辰：：：」「那少女聽到蕭半和的名字，微微一怔，道：「你們識得蕭老英雄麼？」蓋一鳴道：「我們不識蕭老英雄，只是素來仰慕他老人家的英名，算得上是神交已久，要乘他五十誕辰前去拜壽。說來慚愧，我們四兄弟少了一份賀禮，上不得門，因此：：：便：：：所：：：以：：：這個：：：」「那少女笑道：「原來你們要搶我坐騎去送禮。嗯，這個容易。」說著從頭上拔下一枚金釵，說道：「這隻金釵給了你們，釵上這顆明珠很值錢，你們拿去作



爲賀禮，蕭老英雄一定喜歡。」說著一提馬韁，那駿馬四蹄翻飛，遠遠去了。

蓋一鳴持釵在手，但見釵上一顆明珠又大又圓，寶光瑩然，四俠雖然不大識貨，卻也知是一件希世之珍。四俠呆呆望著這顆明珠，都是歡喜不盡。逍遙子道：「這位姑娘慷慨豪爽，倒是我輩中人。」蓋一鳴道：「大哥料事如神，言之有理。」

那少女坐在甘亭鎮汾安客店的一間小客房裏，桌上放著一把小小酒壺，壺裏裝的是天下馳名的汾酒。這甘亭鎮在晉南臨汾縣與洪洞縣之間，正是汾酒的產地。可是她只喝了一口，嘴裏便辣辣的，又麻又痛。這酒實在並不好喝。爲甚麼爹爹卻這麼喜歡？爹爹常說：「女孩子不許喝酒。」在家中得聽爹爹的話，這次一個人偷偷出來，這汾酒非得好好喝上一壺不可。但要喝乾這一壺，可還真不容易。她又喝了一大口，自覺臉上有些發熱，伸手一摸，竟是有些燙手。

隔壁房裏的鏢客們卻是你一杯，我一杯的不停乾杯，難道他們不怕辣

## 鴛鴦刀

三十

麼？一個粗大的嗓子叫了起來：「夥計，再來三斤！」那少女聽著搖了搖頭。另一個聲音說道：「張兄弟，這道上還是把細些的好，少喝幾杯！江湖上有言道：『手穩口也穩，到處好藏身。』待到了北京，咱們再痛痛快快的大醉一場。」先前那人笑道：「總鏢頭，我瞧你也是穩得太過了。那四個點子胡吹一輪甚麼太岳四俠，就把你嚇得……嘿，嘿……夥計，快打酒來。」

那少女聽到「太岳四俠」的名頭，忍不住便要笑出聲來，想來這批鏢師也跟太岳四俠交過手啦。只聽那總鏢頭說道：「我怕甚麼了？你那知道我身上挑的千斤重擔啊。這十萬兩鹽鏢，也沒放在我姓周的心上。哼，這時也不便跟你細說，到了北京，你自會知道。」那張鏢師笑道：「不錯，不錯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嘿嘿，鴛鴦刀啊鴛鴦刀！」

那少女一聽到「鴛鴦刀」三字，心中怦的一跳，將耳朵湊到牆壁上去，想聽得仔細些，但隔房剎時之間聲息全無。那少女心裏一動，從房門中溜了出去，悄步走到衆鏢師的窗下一站，只聽得周總鏢頭說道：「你怎



知道？是誰洩漏了風聲？張兄弟，這件事可不是鬧著玩的。」他壓低了嗓門，但語調卻極是鄭重。那張鏢師輕描淡寫的道：「這裏的兄弟們誰人不知，那個不曉？單就你自己，才當是個甚麼了不起的大秘密。」周總鏢頭聲音發顫，忙問：「是誰說的？」張鏢師道：「哈哈，還能有誰？是你自己。」周總鏢頭更急了，道：「我幾時說過了？張兄弟，今日你不說個明明白白，咱哥兒們可不能算完。我姓周的平素待你不薄啊……」只聽另一人道：「總鏢頭，你別急。張大哥的話沒錯，是你自己說的。」周總鏢頭道：「我？我？我怎麼會？」那人道：「咱們鏢車一離西安，每天晚上你睡著了，便儘說夢話，翻來覆去總是說：『鴛鴦刀，鴛鴦刀，這一次送去北京，可不能出半點岔子，得了鴛鴦刀，無敵於天下……』」

周威信又驚又愧，那裏還說得出話來？怎想得到自己牢牢守住的大秘密，只因爲白天裏儘是想著，腦中除了「鴛鴦刀」之外再沒轉其他念頭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夢，在睡夢中竟會說了出來。他向衆鏢師團團一揖，低聲道：「各位千萬不可再提『鴛鴦刀』三字。從今晚起，我用布包著

## 鴛鴦刀

四十

嘴巴睡覺。」

那少女在窗外聽了這幾句話，心中大樂，暗想：「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功夫。這一對鴛鴦刀，竟然在這鏢師身上。我盜了回去，瞧爹爹怎麼說？」

原來這少女姓蕭名中慧，她爹爹便是晉陽大俠蕭半和。蕭半和威名遠震，與江湖上各路好漢廣通聲氣，上月間得到訊息，武林中失落有年的一對鴛鴦刀重現江湖，竟爲川陝總督劉於義所得。這對刀和蕭半和大有淵源，他非奪到手中不可，心下計議，料想劉於義定會將寶刀送往京師，呈獻皇帝，與其到西安府重兵駐守之地搶奪，不如攔路截刦。豈知那劉於義狡猾多智，一得到寶刀，便大布疑陣，假差官、假貢隊，派了一次又一次，使得覬覦這對寶刀的江湖豪士接連上當，反而折了不少人手。蕭半和想起自己五十生辰將屆，於是撒下英雄帖，廣邀秦晉冀魯四省好漢來喝一杯壽酒，但有些英雄帖中卻另有附言，囑託各人竭盡全力，務須將這對寶刀刦奪下來。當然，若不是他熟知其人的血



性朋友，請帖中自無附言，否則風聲洩漏，打草驚蛇，別說寶刀搶不到，只怕還累了好朋友們的性命。

蕭中慧一聽父親說起這對寶刀，當即躍躍欲試。蕭半和派出徒兒四處撒英雄帖，她便也要去，蕭半和派人在陝西道上埋伏，她更加要去。但蕭半和總是搖頭說道：「不成！」她求得急了，蕭半和便道：「你問你大媽去，問你媽媽去。」蕭半和有兩位夫人，大夫人姓袁，二夫人姓楊。中慧是楊夫人所生，可是袁夫人對她十分疼愛，和自己親生的女兒一般無異。楊夫人說不能去，中慧還可撒嬌，還可整天說非去不可，但袁夫人一說不能去，中慧便不敢辯駁。這位袁夫人對她很是慈和，但神色間自有一股威嚴，她從小便不敢對大媽的話有半點違拗。

然而搶奪寶刀啊，又凶險，又奇妙，這是多麼有趣的事。蕭中慧一想到，無論如何按捺不住，終於在一天半夜裏，留了個字條給爹爹，大媽和媽媽，偷偷牽了一匹馬，便離開了晉陽。她遇到了要去給爹爹拜壽的太岳四俠，覺得天下的英雄好漢，武功也不過如此，她聽到了鏢師們的說話，覺

## 鴛鴦刀

五十

得要刦奪鴛鴦刀，也不是甚麼難事。

她轉過身來，要待回到房中，再慢慢盤算如何向鏢隊動手，只跨出兩步，突然之間，隔著天井的對面房中傳出噹的一聲響，這是她從小就聽慣了的兵刃撞擊聲。她心中一驚：「啊，不好！人家瞧見我啦！」卻聽得一人罵道：「當真動手麼？」一個女子聲音叫道：「那還跟你客氣？」但聽得乒乒乓乓之聲不絕，打得甚是激烈，還夾雜一個嬰兒的大聲哭叫。對面房中窗格上顯出兩個黑影，一男一女，每人各執一柄單刀，縱橫揮霍，拚命砍殺。

這麼一打，客店中登時大亂。只聽得周總鏢頭喝道：「大夥兒別出去，各人戒備，守住鏢車，小心歹人的調虎離山之計。」蕭中慧一聽，心想：「這麼不要性命拚鬥，那裏是調虎離山的假打？只可惜他不出來瞧瞧，否則倒真是盜刀的良機。」再瞧那兩個黑影時，女的顯已力乏，不住倒退，那男的卻步步進逼，毫不放鬆。她俠義之心登起，心想：「這惡賊好生無禮，夤夜搶入女子房中，橫施強暴，這抱不平豈可不打？」待要衝進去助那



女子，但轉念一想：「不好，我一出手，不免露了行藏，若是教那些鏢師瞧見了，再下手盜刀，便不容易。」當下強忍怒氣，只聽得兵刃相擊之聲漸緩，男女兩人破口大罵起來，說的是魯南土語，蕭中慧倒有一大半沒能聽懂。

她聽了一會，煩躁起來，正要回房，忽聽得呀的一聲，東邊一間客房的板門推開，出來一個少年書生。只聽他朗聲說道：「兩位何事爭吵？有話好好分辨道理，何以動刀動槍？」他一面說，一面走到男女兩人的窗下，似乎要勸解。蕭中慧心道：「那惡徒如此兇蠻，誰來跟你講理？」只聽得那房中兵刃相交之聲又起，小兒啼哭之聲越來越響，驀地裏一粒彈丸從窗格中飛出，拍的一聲，正好將那書生的帽子打落在地。那書生叫道：「啊，啣，不好！」接著喃喃自言自語：「城門失火，殃及池魚。君子不立於危牆之下，這還是明哲保身要緊。」說著便慢慢退回房中。

蕭中慧既覺好笑，又替那女子著急，心想那惡賊肆無忌憚，這女子非吃大虧不可。但這時那房中鬥毆之聲已息，客店中登時靜了下來。蕭中慧

## 鴛鴦刀

六十

心下琢磨：「爹爹常說，行事當分輕重緩急，眼前是盜刀要緊，只好讓那兇徒無法無天。」當下回到房中，關上了門，躺在炕上，尋思如何刦那寶刀。「這鏢隊的人可真不少，我一個人怎對付得了？本該連夜趕回晉陽，去跟爹爹說知，讓他來調兵遣將。可是倘若我用計將刀盜來，雙手捧給爹爹，豈不是更妙？」想到得意之處，左邊臉頰上那個酒窩兒深深陷了進去。可是用甚麼計呢？她自幼得爹爹調教，武功甚是不弱，但說到用計，咱們的蕭姑娘可不大在行，肚裏計策不算多，簡直可以說不大有。她躺在炕上，想得頭也痛了，雖想出了五六個法兒，但仔細一琢磨，竟是沒一條管用。朦朦朧朧間眼皮重了起來，靜夜之中，忽聽得篤、篤、篤……一聲、一聲自遠而近的響著，有人以鐵杖敲擊街上的石板，一路行來，顯然是個盲人。

敲擊的聲音響到客店之前，戛然而止，接著那鐵杖便在店門上突、突、突的響了起來，跟著是店小二開門聲、呵斥聲，一個蒼老的聲音哀求著要一間店房。店小二要他先給錢，那老瞎子給了錢，可是還差著兩吊。於是



推拒聲、祈懇聲、店小二罵人的污言穢語，一句一句傳入蕭中慧的耳裏。她越聽越覺那盲人可憐，當下翻身坐起，在包袱中拿了一小錠銀子，開門出去，卻見那個書生已在指手劃腳之乎者也的和店小二理論，看來他雖要明哲保身，還是不免喜歡多管閒事。只聽他說道：「小二哥，敬老恤貧，乃是美德，差這兩吊錢，你就給他墊了，也就完啦。」店小二怒道：「相公的話倒說得好聽，你既好心，那你便給他墊了啊。」那書生道：「你這話又不對了。想我是行旅之人，盤纏帶得不多，寶店的價錢又大得嚇人，倘若隨便出手，轉眼間便如夫子之厄於陳蔡了。因此，所以，還是小二哥少收兩吊錢吧。」

蕭中慧噗哧一笑，叫道：「喂，小二哥，這錢我給墊了，接著！」店小二一抬頭，只見白光一閃，一塊碎銀飛了過來，忙伸手去接。他這雙手銀子是接慣了的，可說百不失一，這般空中飛來的銀子，這次卻是生平頭一遭遇上，不免少了習練，噗的一聲，那塊銀子已打中他的胸口，雖說是銀子，打在身上畢竟也有些疼痛，忍不住「啊啞」一聲叫了出來。

## 鴛鴦刀

七十

那書生道：「你瞧，人家年紀輕輕的一位大姑娘，尚自如此好心。小二哥，你枉爲男子漢，那可差得遠了。」蕭中慧向他掃了一眼，只見他長臉俊目，劍眉斜飛，容顏間英氣逼人，心中一跳，忙低下頭去。只聽那老瞎子道：「多謝相公好心，你給老瞎子付了房飯錢，真是多謝多謝，但不知恩公高姓大名，我瞎子記在心中，日後也好感恩報德。」那書生道：「小可姓袁，名冠南，區區小事，何足掛齒？老丈你尊姓大名啊？」那老瞎子道：「我瞎子的賤名，叫做卓天雄。」

蕭中慧心中正自好笑：「這老瞎子當真是眼盲心也盲，明明是我給的銀子，卻去多謝旁人。」突然間聽到「卓天雄」三字，心頭一震：「這名字好像聽見過。那天爹爹和大媽似乎曾低聲說過這個名字，那時我剛好走過大媽房門口，爹爹和大媽一見到我，立時便住了口。但說不定是同名同姓，更許是音同字不同。我爹爹怎能識得這個老瞎子？」

袁冠南伴了卓天雄，隨著店小二走到內院。經過蕭中慧身旁時，袁冠南突然躬身長揖，說道：「姑娘，你帶了很多銀子出來麼？」蕭中慧沒料到



他竟會跟自己說話，臉上一紅，似還禮不似還禮的蹲了一蹲，說道：「怎麼？」袁冠南道：「小可見姑娘如此豪闊，意欲告貸幾兩盤纏之資？」蕭中慧更沒料到他居然會單刀直入的開口借錢，越加發窘，滿臉通紅，不知如何回答才是，呆了一呆，轉過臉去。那書生道：「好，既不肯借，那也無妨。待小可去打別人主意吧！」說著又是一揖，轉身回進了房中。蕭中慧心頭怦怦而跳，一時定不下神來，忽然之間，那邊房裏兵刃聲和喝罵聲又響了起來，砰的一聲大響，窗格飛開，一個壯漢手持單刀，從窗中躍出，左手中卻抱了個嬰兒，跟著一個少婦從窗裏追了出來，頭髮散亂，舞刀叫罵：「快還我孩子，你抱他到那裏去？」兩人一前一後，直衝出店房。蕭中慧見那少婦滿臉惶急之情，怒氣再也難以抑制，心道：「這兇徒搶了她的孩子，如此傷天害理，非伸手管一管不可！」忙回房取了雙刀，趕將出去。

遠遠聽見那少婦不住口的叫罵：「快放下孩子，半夜三更的，嚇壞他啦！你這千刀萬剮的惡賊，嚇壞了孩子，我……我……」蕭中慧循聲急追，

## 鴛鴦刀

八十

那知這兇徒和少婦的輕身功夫均自不弱，直追出里許，眼見兩人雙刀相交，正自惡鬥。那兇徒懷抱孩子，形勢不利，當即將孩子放在一塊青石之上，揮刀砍殺。蕭中慧停步站住，先瞧一瞧那兇徒的武功，但見他膂力強猛，刀法兇悍，那少婦邊打邊退，看來轉眼間便要傷在他的刀下。蕭中慧提刀躍出，喝道：「惡賊，還不住手！」右手短刀使個虛式，左手長刀逕刺那兇徒的胸膛。

那少婦見蕭中慧殺出，呆了一呆，心疼孩子，忙搶過去抱起。那兇徒舉刀一架，問道：「你是誰？」蕭中慧微微冷笑，道：「打抱不平的姑娘。」揮刀砍出，她除了跟爹爹及師兄們過招之外，當真與人動手第一次是對付太岳四俠，第二次便是鬥這兇徒了。這兇徒的武功可比太岳四俠強得太多，招數變幻，一柄單刀盤旋飛舞，左手不時還擊出沉雄的掌力。蕭中慧叫道：「好惡賊，這麼橫！」左手刀著著進攻，驀地裏使個「分花拂柳式」，長刀急旋。那兇徒吃了一驚，側身閃避。蕭中慧叫道：「躺下！」短刀斜削，那兇徒左腿上早著。他大吼一聲，一足跪倒，兀自舉刀還招。蕭中慧



雙刀齊劈，引得他橫刀擋架，一腿掃去，將他踢倒在地，跟著短刀又刺他右腿。

陡然間風聲颯然，一刀自後襲到，蕭中慧吃了一驚，顧不到傷那兇徒，急忙迴刀招架，這一招「獅子回首」分寸拿捏得恰到好處，噹的一聲，雙刀相交，黑暗中火星飛濺。她一看之下，更加驚得呆了，原來在背後偷襲的，竟然是那懷抱孩子的少婦。這少婦一刀被她架開，跟著又是一刀。蕭中慧識得這一招「夜叉探海」志在傷敵，竟是不顧自身安危的拚命打法，當即揮短刀擋過，叫道：「你這女人莫不是瘋了？」那少婦道：「你才是瘋了。」單刀斜閃，溜向蕭中慧長刀的刀盤，就勢推撥，滑近她的手指。蕭中慧一驚，見這少婦力氣不及那兇徒，但刀法之狡譎，卻遠有過之。這時那兇徒已包紮了腿上傷口，提刀上前夾擊，兩人一攻一拒，招招狠辣。蕭中慧暗暗叫苦：「原來這兩人設下圈套，故意引我上當。」她刀法雖精，究竟是少了臨敵的經歷，這時子夜荒墳，受人夾擊，不知四下裏還伏了多少敵人，不由得心中先自怯了，一面打，一面罵道：「我和你們無怨無仇，幹麼設下這毒計害我？」那兇徒罵道：「誰跟你相識了？小賤人，無緣無故的來砍我一刀。」那少婦也喝道：「你到底是甚麼路道，不問青紅皂白便出手傷人。」問那兇徒道：「龍哥，你腿上傷得怎樣？」語意之間，極是關切。那兇徒道：「他媽的，痛得厲害。」蕭中慧奇道：「你們不是存心害我麼？」那少婦道：「你到底幹甚麼的？這麼強兇霸道，自以為武藝高強麼？我瞧也不見得，可真是不要臉哪。」蕭中慧怒道：「我見你給這個兇徒欺侮，好心救你，誰知你們是假裝打架。」那少婦道：「誰說假裝打架？我們夫妻爭鬧，平常得緊，你多管甚麼閒事？」

蕭中慧聽得「夫妻爭鬧」四字，大吃了一驚，結結巴巴的道：「你們：你們是夫妻？」當即向後躍開，腦中一陣混亂。那壯漢道：「怎麼啦？我們一男一女住在一房，又生下了孩子，難道不是夫妻麼？」蕭中慧奇道：「這孩子是你們的兒子？」那少婦道：「他是孩子爸爸，我是孩子媽媽，礙著你甚麼事了？他叫林玉龍，我叫任飛燕，你還要問甚麼？」說著氣鼓鼓的舉刀半空，又要搶上砍落。



蕭中慧道：「你們既是夫妻，怎地又打又罵，又動刀子？」任飛燕冷笑道：「哈哈，大姑娘，等你嫁了男人，那就明白啦。夫妻若是不打架，那還叫甚麼夫妻？有道是床頭打架床尾和，你見過不吵嘴不吵架的夫妻沒有？」蕭中慧脫口而出，說道：「我爹爹媽媽就從來不吵嘴不吵架。」林玉龍撫著傷腿，罵道：「他媽的，這算甚麼夫妻？定然路道不正，啊唷，啊唷……」任飛燕聽得丈夫呼痛，忙放下孩子，去瞧他傷口，這神情半點不假，當真是一對恩愛夫妻。林玉龍兀自喃喃叫罵：「他媽的，不拌嘴不動刀子，這算是甚麼夫妻？」

蕭中慧一怔，心道：「嘿，這可不是罵我爹娘來著！」胸口怒氣上衝，又想上前教訓教訓他，但以一敵二，料想打不過，眼見那嬰兒躺在石上，啼哭不止，一轉身抱起嬰兒，飛步便奔。

任飛燕替丈夫包好傷口，回頭卻不見了兒子，驚叫：「兒子呢？」林玉龍「啊啲」一聲，跳了起來，說道：「給那賤人抱走啦。」任飛燕道：「你怎不早說？」林玉龍道：「你自己抱著的，誰教你放在地下？」任飛燕大怒，

## 鴛鴦刀

〇二

飛身上前，吧的一聲，打了他一個嘴巴，喝道：「我給你包傷口啊，死人！」林玉龍回了一拳，罵道：「兒子也管不住，誰要你討好？」任飛燕道：「畜生，快去搶回兒子，回頭再跟你算帳。」說著拔步狂追。林玉龍道：「不錯，搶回兒子要緊。臭婆娘，自己親生的兒子也管不住，有個屁用！」跟著追了下去。

蕭中慧躲在一株大樹背後，按住小孩嘴巴，不讓他哭出聲來，眼見林任夫婦邊罵邊追，越追越遠，心中暗暗好笑，突然間身上一陣熱，一驚低頭，只見衣衫上濕了一大片，原來那孩子拉了尿。她好生煩惱，輕輕在孩子身上一拍，罵道：「要拉尿也不說話！」那孩子未滿週歲，如何會說話？給她這麼一拍，放聲大哭起來。蕭中慧心下不忍，只得「乖孩子，好寶貝」的慢慢哄他。哄了一會，那孩子合眼睡著了。蕭中慧見他肥頭胖耳，臉色紅潤，傻裏傻氣的甚是可愛，不由得頗為喜歡，心想：「去還給他爹爹媽媽吧，嚇得他們也夠了。」眼見這對夫婦雙雙向北，當下也不回客店，向北追去。



行了十餘里，天已黎明，那對夫妻始終不見，待得天色大明，到了一座樹木茂密的林中，鳥鳴聲此起彼和，野花香氣撲鼻而至。蕭中慧見林中景色清幽，一夜不睡，也真倦了，於是揀了一處柔軟的草地，倚樹養神，低頭見懷中孩子睡得香甜，過不多時，自己竟也睡著了。

陽光漸烈，樹林中濃蔭匝地，花香愈深，睡夢中忽聽得「威武信義，威武信義」一陣陣鏢局的趟子聲遠遠傳來，蕭中慧打個呵欠，雙眼尚未睜開，卻聽得那趟子聲漸漸近了。

來的正是威信鏢局的鏢隊。

鐵鞭鎮八方周威信率領著鏢局人衆，迤邐將近棗香林，只要過了這座林子，前面到洪洞縣，一直都是陽關大道，眼見紅日當空，真是個好天，本來今日說甚麼也不會出亂子，可是他心中卻不自禁的暗暗發毛。鏢隊後面那老瞎子的鐵杖在地下篤的一聲敲，他心中便是突的一跳。

一早起行，那老瞎子便跟在鏢隊後面，初時大夥兒也不在意，但坐騎和大車趕得快了，說也奇怪，那瞎子竟始終跟在後面。周威信覺得有些古

## 鴛鴦刀

一二

怪，向張鏢師和詹鏢師使個眼色，鞭打牲口，急馳疾奔，剎時間將老瞎子拋得老遠。他心中一寬，但鏢車沉重，奔行不快，一會兒便慢了下來。過不了多久，篤、篤、篤聲隱隱起自身後，這老瞎子居然又趕了上來。

這麼一露功夫，鏢隊人衆無不相顧失色，老瞎子這等輕功，當真厲害之極。鏢隊一慢，那瞎子卻也並不追趕上前，鐵杖擊地，總是篤、篤、篤的，與鏢隊相距這麼十來丈遠。

眼見前面黑壓壓的是一片林子，周威信低聲道：「張兄弟，大夥兒得留上了神，這老瞎子可真有點邪門，江湖上有言道：『念念當如臨敵日，心便似過橋時。』」張鏢師昨天打跑了太岳四俠，一直飄飄然的自覺英雄了得，聽周威信這麼說，心道：「就算他輕身功夫不壞，一個老瞎子又怕他何來？我瞧你啊，見了耗子就當是大蟲。」彎腰從地下拾起一塊小石子，使出打飛蝗石手法，沉肘揚腕，向那瞎子打了出去。只聽得嗤嗤聲響，石子破空，去勢甚急，那瞎子更不抬頭，鐵杖微抬，噹的一聲響，將那石子激了回來。張鏢師叫道：「啊，」那石子打中了他額角，鮮血直流。



鏢隊中登時一陣大亂。

張鏢師叫道：「賊瞎子，有你沒我！」縱馬上前，舉刀便往瞎子肩頭砍了下去。那瞎子舉杖一格，張鏢師手中單刀倒翻上來，只震得手臂酸麻，虎口隱隱生疼。詹鏢師叫道：「有強人哪，併肩子齊上啊。」衆人雖見那瞎子武功高強，但想他終究只是一人，眼睛又瞎了，好漢敵不過人多，於是刀槍並舉，七八名鏢師、衛士，將他圍在垓心。那瞎子毫不在意，鐵杖輕揮，東一敲，西一戳，只數合間，已將一名衛士打倒在地。

周威信遠遠瞧著，只見這老瞎子出手沉穩，好整以暇，竟似絲毫沒將衆敵手放在心上，驀地裏見他眼皮一翻，一對眸子精光閃爍，竟然不是瞎子，跟著一轉身，抬腿將詹鏢師踢了個觔斗。周威信大駭，知道這瞎子決非太岳四俠中的逍遙子可比，卻是當真身負絕藝的高手，想到自己背上的重任，高叫：「張兄弟，你將這老瞎子拿下了，可別傷他性命。我先行一步，咱們洪洞縣見。」心道：「江湖上有言道：『路逢險處須當避，不是才子莫吟詩。』」雙腿一挾，縱馬奔向林子。

## 鴛鴦刀

二二

剛馳進樹林，只見一株大樹後刀光閃爍，他是老江湖了，心下暗暗叫苦：「原來那瞎子並非獨腳大盜，這裏更伏下了幫手。」當下沒命價鞭馬向前急馳，只馳出四五丈，便見一個人影從樹後閃了出來。

周威信見這人手持單刀，神情兇猛，當下更不打話，手一揚，一枝甩手箭脫手飛出，向那人射去，同時縱騎衝前。那人揮刀格開甩手箭，罵道：「甚麼人，亂放暗青子？」另一人跟著趕到，喝道：「你有暗青子，我便沒有麼？」拉開彈弓，吧吧吧一陣響，八九枚連珠彈打了過來，有兩枚打在馬臀上，那馬吃痛，後腳亂跳，登時將周威信掀下馬來。周威信早已執鞭在手，在地下打個滾，剛躍起身來，吧的一聲，手腕上又中一枚彈丸，鐵鞭拿捏不住，掉在地下。那兩人一左一右，同時搶上，雙刀齊落，架在他頸中，一人問道：「你是甚麼人？」另一個問道：「幹麼亂放暗青子？」先一人又道：「你瞧見我的孩子沒有？」另一人又問：「有沒有見一個年輕姑娘走過？」先一人又問：「那年輕姑娘有沒抱著孩子？」

片刻之間，每個人都問了七八句話，周威信便是有十張嘴，也答不盡這



許多話。原來這兩人是林玉龍和任飛燕夫婦。

林玉龍向妻子喝道：「你住口，讓我來問他。」任飛燕道：「幹麼要我住口？你閉嘴，我來問。」兩人你一言，我一語，爭吵了起來。周威信被兩柄單刀架在頸中，生怕任誰一個脾氣大了，隨手一按，自己的腦袋和身子不免各走各路。江湖上有言道：「你去你的陽關道，我走我的獨木橋。」又想：「江湖上有言道：『光棍不吃眼前虧，伸手不打笑臉人。』」當下滿臉堆笑，說道：「兩位不用心急，先放我起來，再慢慢說不遲。」林玉龍喝道：「幹麼要放你？」任飛燕見他右手反轉，牢牢按住背上的包袱，似乎其中藏著十分貴重之物，喝道：「那是甚麼？」

周威信自從在總督大人手中接過了這對鴛鴦刀之後，心中片刻也沒忘記過「鴛鴦刀」三字，只因心無旁鶩，竟在睡夢之中也不住口的叫了出來。這時鋼刀架頸，情勢危急，任飛燕又問得緊迫，實無思索餘地，不自禁衝口而出：「鴛鴦刀！」

林任兩人一聽，吃了一驚，兩隻左手齊落，同時往他背上的包袱抓去。周

## 鴛鴦刀

三二

威信一言既出，立時懊悔無已，當下情急拚命，百忙中腦子裏轉過了一個念頭：「江湖上有言道：『一夫拚命，萬夫莫當。』」何況他們只有兩夫？「顧不得冷森森的利刀架在頸中，向前一撲，待要滾開。但林任夫妻同時運勁，猛力一扯，卻將他連人帶包袱提了起來。原來周威信用細鐵鍊將這對寶刀縛在背上，林任兩人雖是一齊使力，還是拉不斷鐵鍊。三個人纏作一團。周威信回手一拳，碰了一下，打在林玉龍臉上。任飛燕倒轉刀柄，在周威信後頸重重的砸了一下，問道：「龍哥，你痛不痛？」林玉龍怒道：「那还用問，自然痛啦。」任飛燕怒道：「哈，我好心問你，難道問錯了？」兩人一面搶奪包袱，一面又拌起嘴來。

斗然間草叢中鑽出一人，叫道：「要不要孩子？」林任二人一抬頭，只見那人正是蕭中慧，雙手高舉著自己的兒子，心中大喜，立即一齊伸手去接。蕭中慧右手遞過孩子，左手短刀嗤的一聲，已割開了周威信背上的包袱，跟著右手一探，從包袱中拔出一把刀來，青光閃耀，寒氣逼人，隨手一揮，果真好寶刀，鐵鍊應刃斷絕。蕭中慧搶過包袱，翻身便上了周威信



的坐騎，這幾下手法免起鶻落，迅捷利落之至。

她一提馬韁，喝道：「快走！」那知那馬四隻脚便如牢牢釘在地下，竟然不動。蕭中慧伸足去踢馬腹，驀地裏雙足膝彎同時一麻。她暗叫：「不好！」待要躍下馬背，可那裏還來得及，早已被人點中穴道，身子騎在馬上，卻是一動也不能動了。

只見馬腹下翻出一人，原來便是那老瞎子，也不知他何時已擺脫鏢隊的糾纏，趕來悄悄藏在馬腹之下。他一伸手便奪過蕭中慧手中的那對鴛鴦刀，任飛燕將孩子往地下一放，拔刀撲上。林玉龍跟著自旁側攻。那瞎子提著出了鞘的長刃鴛刀往上一擋，叮噹兩響，林任夫婦手中雙刀齊斷。兩人呆得一呆，腰間穴道酸麻，已被點中大穴，再也動彈不得了。周威信勢如瘋虎，喝道：「賊瞎子，有你沒我！」拾起地下鐵鞭，使一招「呼延十八鞭」的「橫掃千軍」，向那瞎子橫砸過來。那瞎子竟不閃避，提起鴛鴦長刀，向前一刺，但說也奇怪，這一刺既非刺向鐵鞭，也不是刺向周威信胸口，卻是刺在包袱中的刀鞘之內，跟著連刀帶鞘橫砸而至。

## 鴛鴦刀

### 四二

他竟將刀鞘當作鐵鞭使，而招數一模一樣，也是「呼延十八鞭」中的「橫掃千軍」。刀鞘在鐵鞭上一格，周威信這一條十六斤重的鐵鞭登時被攔在半空，再也砸不下分毫，是否「鐵鞭鎮八方」，大有商量餘地。一刀一鞭畧一相持，呼的一聲響，那鐵鞭竟已被那瞎子的內勁震得脫手飛出，這一招「鐵鞭飛八方」使出來，周威信虎口破裂，滿掌是血。那瞎子白眼一翻，冷笑道：「呼延十八鞭最後一招，你沒學會吧？」

周威信這一驚真是非同小可，「呼延十八鞭」雖然號稱十八鞭，但傳世的只有十七招。他師父曾道，最後一招叫做「一鞭斷十槍」，當年北宋大將呼延贊受敵人圍攻，曾以一根鋼鞭震斷十條長槍，這一路鞭法，不論招數，單憑內力，當世只有他師伯有此神功。周威信從未見過師伯，只知他是清廷侍衛，「大內七大高手」之首，向來深居禁宮，從不出外，因此始終無緣拜見。這時心念一動，顫聲道：「你……你老人家姓卓？」那瞎子道：「不錯。」周威信驚喜交集，拜伏在地，說道：「弟子周威信，叩見卓師伯。」



那老瞎子微微一笑道：「虧得你知道世上還有個卓天雄。」周威信道：「師父在日，常稱道師伯的神威。弟子未識師伯，剛才多有冒犯。江湖上有言道：『有緣千里來相會，無緣對面不相逢。』不知師伯幾時從北京出來的？」卓天雄微笑道：「皇上派我來接你的啊。」周威信又是惶恐，又是喜歡道：「若不是師伯伸手相援，這對鴛鴦刀只怕要落入匪徒手中了。」卓天雄道：「皇上明見萬里，早料到這對刀上京時會出亂子。你一離西安，我便跟在鏢隊後面啦。你晚上睡著時，口中直嚷些甚麼啊？」周威信面紅過耳，囁嚅著說不出話來，心道：「師伯一路躡著我們鏢隊，連我夜裏說夢話也給聽去了，我卻絲毫不覺，倘若不是師伯而是想盜寶刀的大盜，我這條小命還在麼？」江湖上有言道：『萬事不由人計較，一生都是命安排。』」

卓天雄道：「你的夥計們膽子都小著點兒，這會兒也不知躲到了那兒。你去叫叫齊，咱們一塊兒趕路吧。」周威信連聲稱是。卓天雄舉起那對刀來，畧一拂拭，只覺一股寒氣，直逼眉目，不禁叫道：「好刀！」

## 鴛鴦刀

五二

周威信正要出林，忽聽左邊一人叫道：「喂，姓卓的，乖乖的便解開我穴道，咱們好好來鬥一場。」另一個女子道：「你乘人不備，出手點穴，算是那一門子的英雄好漢？」卓天雄轉過頭去，但見林玉龍、任飛燕夫婦各舉半截斷刀，作勢欲砍，苦在全身動彈不得，空自發狠。卓天雄伸指在短刀上一彈，錚的一響，聲若龍吟，悠悠不絕，說道：「不論你有多少匪徒，來一個，擒一個，來兩個，捉一雙。」轉頭向蕭中慧道：「小姑娘，你也隨我進京走一遭，去瞧瞧京裏的花花世界吧。」

蕭中慧大急，叫道：「快放了我，你再不放我，要叫你後悔無窮。」卓天雄哈哈大笑道：「這麼說，我更加不能放你了，且瞧瞧你怎地使我後悔無窮。」蕭中慧暗運內氣，想衝開腿上被點的穴道，但一股內氣降到腰間，便自回上，心中越是焦急，越覺全身酸麻，半分力氣也使不出來，一張俏臉脹得通紅，淚水在眼中滾來滾去，便欲奪眶而出。忽聽得林外一人縱聲長吟：「天子重英豪，文章教爾曹，萬般皆下品，唯有讀書高……」高吟聲中，一人走進林來。蕭中慧一看，正是昨晚在客



店中見到的那個少年書生袁冠南，自己這副窘狀又多了一人瞧見，更是難受，心中一急，眼淚便如珍珠斷綫般滾了下來。

卓天雄手按鴛鴦雙刀，厲聲道：「姓袁的，這對刀便在這裏，有本事不妨來拿了去。你裝腔作勢，瞞得過別人，可乘早別在卓天雄眼前現世。」說著雙刀平平一擊，錚的一響，聲振林梢。

袁冠南右手提著一枝毛筆，左手平持一隻墨盒，說道：「在下詩興忽來，意欲在樹上題詩一首，閣下大呼小叫，未免掃人清興。」說著東張西望，尋覓題詩之處。卓天雄早瞧出他身有武功，見他如此好整以暇，倒也不敢輕敵，當下將雙刀還入刀鞘，交給周威信，鐵棒一頓，喝道：「你要題詩，便題在我瞎子的長衫上吧！」說著揮動鐵棒，往袁冠南腦後擊去。

蕭中慧情不自禁，脫口而出的叫道：「別打！」她見袁冠南文謨謨手無縛雞之力，這一棒打上去，還不將他砸得腦漿迸裂？那知袁冠南頭一低，叫聲：「啊哟！」從鐵棒下鑽了過去，說道：「姑娘叫你別打，你怎地不聽話？」

## 鴛鴦刀

六二

卓天雄迴過鐵棒，平腰橫掃。袁冠南撲地向前一跌，鐵棒剛好從頭頂掠過。卓天雄喝道：「這一下不錯！」左手成掌劈出。袁冠南含胸沉肩，毛筆在墨盒中一蘸，往他手腕上點去。兩人數招一過，蕭中慧暗暗驚異：「這書生原來有一身武功，這一次我可走了眼啦！」但見他身形飄動，東閃西避，卓天雄的鐵棒始終打不到他身上。蕭中慧暗自禱祝：「老天爺生眼睛，保佑這書生得勝，讓他助我脫困。」

林玉龍喝采道：「秀才相公，瞧不出你武功還這樣強，快殺了這瞎子，解開我們的穴道。」任飛燕道：「你這不是一廂情願嗎？我瞧這小秀才未必便是老瞎子的對手。」林玉龍喝道：「臭婆娘，儘說不吉利的話，你懂得甚麼？」任飛燕道：「嘿，我瞧得見他們動手，你瞧見麼？」原來她面對卓袁兩人，林玉龍卻是背向。林玉龍道：「瞧得見便又怎地？我聽那瞎子的鐵棒亂揮，一味呼呼風響，全不管事。」任飛燕啐了一口，道：「不管事，不管事，哼，他可點得你動彈不得。」林玉龍道：「那你呢？你倒動給我瞧瞧。」兩人你一言，我一語，越吵越兇，苦於身子轉動不得，否則早又拳脚



交加起來。任飛燕氣忿不過，一口唾液向丈夫吐了過去。林玉龍無法閃避，眼睜睜的任那唾沫飛過來黏在自己鼻樑正中，當下波的一聲，也吐了一口唾沫過去。夫妻倆你一口，我一口，相互吐得滿頭滿臉都是唾沫。蕭中慧見他夫妻身在危難之中，兀自不停吵鬧，又是好氣，又是好笑，斜目再瞧袁卓二人時，不由得芳心暗驚，但見袁冠南不住倒退，似乎已非卓天雄的敵手，心道：「但願他這是裝腔作勢，故意戲弄那老瞎子，其實並非真敗。」

可是事與願違，卓天雄的武功實在比袁冠南高得太多。初時卓天雄見他以毛筆與墨盒作武器，心想他如此有恃無恐，定有驚人藝業，因而小心翼翼，不敢強攻，待得試了幾招，見他身法雖快，終究不免稚嫩，而毛筆的招數之中更無異狀，當下鐵棒橫掃直砸，使出「呼延十八鞭」中的精妙家數來。袁冠南沒料到竟會遇上如此厲害的對手，手中又無武器，立時左支右絀，迭遇險著，不由得暗暗叫苦：「我忒也托大，把這假瞎子瞧得小了，那知他竟是這等的硬手。」眼見鐵棒斜斜砸來，忙縮肩閃避。

## 鴛鴦刀

七二

卓天雄叫聲：「躺下！」鐵棒翻起，打中了袁冠南左腿。蕭中慧心中怦的一跳，叫道：「啊哟！」

袁冠南強自支撐，脚步畧一踉蹌，退出三步，卻不跌倒，知道今日之事兇險萬狀，腿上既已受傷，便欲全身退走，亦已不能，情急智生，叫道：「好啊！小爺有好生之德，不願用這『腐骨穿心膏』。你既無禮，說不得，只好叫你尝尝滋味。」說著將毛筆在墨盒中蘸得飽飽的，提筆往卓天雄臉上抹去。卓天雄聽得「腐骨穿心膏」五字，吃了一驚，叫道：「且住，五毒聖姑是你何人？」

原來五毒聖姑是貴州安香堡出名的女魔頭，武林中聞名喪膽，她所使的毒藥之中，尤以「腐骨穿心膏」最爲馳名，據說只要肌膚畧沾半分，十二個時辰爛肉見骨，廿四個時辰毒血攻心，天下無藥可救。袁冠南數年前曾聽人說過，當時也不在意，這時被卓天雄逼得無法，隨口說了出來，只見他一聽之下，立時臉色大變，心下暗喜，說道：「五毒聖姑是我姑母，你問她怎的？」卓天雄將信將疑，說道：「既是如此，我也不來難爲你。」



快快給我走吧。」袁冠南冷笑道：「你打了我一棒，難道就此了局？」說著走上兩步。卓天雄望著他左手所端的墨盒，如見蛇蠍，心想：「毛筆墨盒原本不能用作武器，他如此和我相鬥，其中定有古怪。」見他上前，不自禁的退了兩步。他那知袁冠南個儻自喜，仗著武功了得，往往空手制勝，手拿筆墨，只不過示意閒暇，今日撞到卓天雄如此扎手的人物，心中其實早在叫苦不迭，不知幾十遍的在自罵該死了。

袁冠南又走上兩步，說道：「我姑母武功又不怎樣，也不過會配製一些兒毒藥，你又何必嚇成這個樣子？」見卓天雄遲遲疑疑的又退了一步，突然轉身，向左一閃，欺到周威信身畔，提起毛筆，便往他雙眼抹去。周威信大駭，舉臂來格。袁冠南手肘一撞，墨盒交在右手，左手探出，已將鴛鴦雙刀搶了過來。卓天雄大吃一驚，心想皇上命我來迎接寶刀進京，如給這小子奪去，那是多大的罪名？縱然要冒犯五毒聖姑，可也說不得了，當下飛身來搶，右掌斜劈袁冠南肩頭，左手五指成爪，往鴛鴦雙刀抓落。袁冠南早已防到這一著，自知硬搶硬奪，必敗無疑，提起毛筆，對準他左

## 鴛鴦刀

八二

手一抹，跟著便哈哈大笑。卓天雄猛覺手背上一涼，一驚之下，只見手背上已被濃濃的抹了一大條墨痕，從前聽人所說五毒聖姑如何害人慘死的話，瞬時在腦中閃過，不由得全身大震。他五根手指雖已碰到了鴛鴦刀的刀鞘，竟是抓不下去，一呆之下，越想越怕，大叫一聲，飛奔出林。周威信見師伯尙且如此，那裏還敢逗留，跟在卓天雄後面，衝了出去。袁冠南暗叫：「慚愧！」生怕卓天雄察覺真相，重行追來，當下不敢在林

中多耽，拿起鴛鴦雙刀，轉身便行。林玉龍叫道：「喂，小秀才，你怎地不給我們解開穴道？」袁冠南道：「過了六個時辰，穴道自解。」蕭中慧大急，叫道：「再等六個時辰，人也死了。」袁冠南笑道：「別心急，死不了！」蕭中慧嗔道：「好，壞書生，下次你別撞在我手裏。」袁冠南想起卓天雄棒擊自己之時，這姑娘曾出言阻止，良心倒好，但她三人顯然也是爲了鴛鴦刀而來，若是給他們解開穴道，只怕又起枝節，微一沉吟，從地下撿起兩塊小石子，右手揮動，兩塊石子飛出，分擊林任夫婦的穴道，雖然相隔數丈，認穴之準，仍是不爽分毫。



林任夫婦各自積著滿腔怒火，穴道一解，提著半截單刀，立時乒乒乓乓的打了起來。袁冠南又是一枚石子擲出，正中蕭中慧腰間的「京門穴」。蕭中慧「啊」的一聲，從馬上倒摔下來，橫臥在地，雙目緊閉，一動也不動了。袁冠南吃了一驚，自忖這枚石子並未打錯穴道，如何竟會傷了她？忙走近身去，彎腰看時，只見她臉色有異，似乎呼吸也沒有了。袁冠南這一下更是心驚，伸手去探她鼻息。蕭中慧突然大叫一聲，翻身躍起，從他手中搶過了短刃的鴛刀，偷襲得手，不敢再轉長刀的念頭，格格一笑，轉身便逃。

林玉龍叫道：「啊，鴛鴦刀！」任飛燕從地下抱起孩子，叫道：「快追！」兩人向蕭中慧追去。袁冠南罵道：「好了頭，恩將仇報！」提氣疾追，但他左腿中了卓天雄一棒，傷勢大是不輕，一蹶一拐，輕功只贖下五成，眼看蕭林任三人向西北荒山疾馳而去，竟是追趕不上，但想鴛鴦刀少了一把，不能成其鴛鴦，腿上雖痛，仍是窮追不捨。

奔出二十餘里，地勢越來越是荒涼，他奔上一個高岡，四下裏一望，見西北方四五里外，樹木掩映之中露出一角黃牆，似是一座小廟，心想這三人別處無可藏身，多半在這廟中，於是折了一根樹幹當作拐杖，撐持著奔去。

## 鴛鴦刀

九二

走近廟來，只見匾額上寫著「紫竹庵」三字，原來是座尼庵。袁冠南走進庵去，見大殿上站著一個老尼姑，衣履潔淨，面目慈祥。袁冠南作了一揖，說道：「師太請了，可有一位藍衫姑娘，來到寶庵隨喜麼？」那老尼道：「小庵地處荒僻，並無施主到來。」袁冠南不信，道：「師太不必隱瞞：——」話未說完，忽聽得門外篤、篤、篤連響，傳來鐵棒擊地之聲，正是卓天雄追到了。袁冠南大吃一驚，忙道：「師太，請你做做好事，我有仇人找來，千萬別說我在此處。」也不等那老尼回答，向後院直竄進去，只見東廂有座小佛堂，推門進去，見供著一座白衣觀音的神像。這時不暇思索，縱身上了佛座，揭開帷幕，便躲在神像之後。

豈知神像之後，早有人在，定睛一看，正是蕭中慧。她似笑非笑的向袁冠南瞧了一眼，說道：「好吧，算你有本事，找到這裏，這刀拿去吧！」說著將



短刀遞了過來。只聽他身後一人說道：「別給他，要動手，咱三人打他一個。」原來林任夫婦帶著孩子，也躲在此處。

袁冠南此時逃命要緊，無暇奪刀，低聲道：「別作聲，那老瞎子追了來啦！」蕭中慧一驚，道：「他不是中了你的毒藥？」袁冠南微笑道：「毒藥是假的。」蕭中慧還待再問，只聽卓天雄粗聲粗氣的道：「四下裏並無人，不在這裏，又在何處？」那老尼道：「施主再往前面找找，想必是已走過了頭。」卓天雄道：「好，四下裏我都伏下了人，也不怕這小子逃到天邊去。若是找不到，回頭來跟你算帳，小心我一把火燒了你這臭尼姑庵。」林玉龍和任飛燕聽得心頭火起，便欲反唇相稽，口還未張，袁冠南和蕭中慧雙指齊出，已分點了二人穴道。卓天雄走進後院，待了片刻，料想是在東張西望，聽得他喃喃咒罵，鐵棒拄地，轉身出庵去了。原來卓天雄手背上被黑墨抹中，心驚膽戰，忙到溪水中去洗，墨漬一洗即去，不留絲毫痕跡。他放心不下，拚命擦洗，這用力一擦，皮膚破損，真的隱隱作疼起來。他更是吃驚，呆了良久，不再見有何異狀，才知是上了當。

## 鴛鴦刀

○三

於是隨後追來。他雖輕功了得，奔馳如飛，但這麼一耽擱，卻給袁冠南等躲到了紫竹庵中。

袁冠南和蕭中慧待他走遠，這才解開林任夫婦穴道，從觀音大士的神像後躍下地來。四人想起卓天雄之言，都是皺起了眉頭，心想此人輕功了得，追出數十里後不見蹤迹，又必尋回，四下裏無房無舍，沒地可躲，打是打不過，逃又逃不了，難道是束手待斃不成？袁蕭二人相對無言，尋思脫逃之計。

林玉龍罵道：「都是你這臭婆娘不好，咱們若是練成了夫妻刀法，二人合力，又何必怕這老瞎子？」任飛燕道：「練不成夫妻刀法，到底是你不好，還是我不好？那老和尚明明要你就著我點兒，怎地你一練起來便只顧自己？」兩人你一言，我一語，又吵個不休。袁冠南聽他二人不住口的吵甚麼，「夫妻刀法」，說道：「咱們四個，連著你們孩子，還有那老尼姑，眼前都是大禍臨頭，只要那老瞎子一回來，誰都活不成。你倆還吵甚麼？到底那夫妻刀法是怎麼回事？」林任夫婦倆又說又吵，半天才說了個



明白。

原來三年之前，林任夫婦新婚不久，便大打大吵，恰好遇到了一位高僧，他瞧不過眼，傳了他夫婦倆一套刀法。這套刀法傳給林玉龍和傳給任飛燕的全然不同，要兩人練得純熟，共同應敵，兩人的刀法陰陽開闔，配合得天衣無縫，一個進，另一個便退，一個攻，另一個便守。那老和尚道：「以此刀法並肩行走江湖，任他敵人武功多強，都奈何不了你夫婦。但若單獨一人使此刀法，卻是半點也無用處。」他怕這對夫婦反目，終於分手，因此要他二人練這套奇門刀法，令他夫婦長相廝守，誰也不能離得了誰。這路刀法原是古代一對恩愛夫妻所創，兩人形影不離，心心相印，雙刀施展之時，也是互相迴護。那知林任兩人性情暴躁，雖都學會了自己的刀法，但要相輔相成，配成一體，始終是格格不入，只練得三四招，別說互相迴護，夫妻倆自己就砍砍殺殺的鬥了起來。

袁冠南聽兩人說完，心念一動，向蕭中慧說道：「姑娘，我有一句不知進退的話，原不該說，只是事在危急，此處人人有性命之憂……」蕭中慧

## 鴛鴦刀

一三

接口道：「我知道啦，你要我和你學這夫妻……夫妻……」說到這裏，滿臉紅暈。袁冠南道：「嗯，小可決不敢有意冒犯，實是……實是……」蕭中慧不再跟他多說，向任飛燕道：「大嫂，請你指點於我，若是我和他……和他都學會了，抵擋得了那老瞎子，便可救得衆人性命。」任飛燕道：「這路刀法學起來很難，可非一朝一夕之功。」蕭中慧道：「學得多少，便是多少，總勝於白白在這裏等死。」任飛燕道：「好，我便教你。」林任夫婦分別口講刀舞，一招一式的演將起來。袁蕭二人在旁各瞧各的，用心默記。

袁蕭二人武功雖均不弱，但這套夫妻刀法招數極是繁複，一時實不易記得許多。林任夫婦教得幾招，百忙中又拌上幾句嘴。兩個人教，兩個人學，還只教到第十二招，忽聽得門外大喝一聲：「賊小子，你躲到那裏去？」人影一閃，卓天雄手持鐵棒，闖進殿來。

林玉龍見他重來，不驚反怒，喝道：「我們刀法尙未教完，你便來了，多等一刻也不成麼？」提刀向他砍去。卓天雄舉鐵棒一擋，任飛燕也已從右



側攻到。林玉龍叫道：「使夫妻刀法！」他意欲在袁蕭兩人跟前一獻身手，長刀斜揮，向卓天雄腰間削了下去。這時任飛燕本當散舞刀花，護住丈夫，那知她急於求勝，不使夫妻刀法的中第一招，卻是使了第二招中的搶攻，變成雙刀齊進的局面。卓天雄一見對方刀法露出老大破綻，鐵棒一招「偷天換日」，架開雙刀，左手手指從棒底伸出，咄咄兩聲，林任夫婦又被點中了穴道。他二人倘若不使夫妻刀法，尚可支持得一時，但一使將出來，只因配合失誤，僅一招便已受制。

林玉龍大怒，罵道：「臭婆娘，咱們這是第一招。你該散舞刀花，護住我腰脅才是。」任飛燕怒道：「你幹麼不跟著我使第二招？非得我跟著你不可？」二人雙刀僵在半空，口中卻兀自怒罵不休。

袁冠南知道今日之事已然無倖，低聲道：「蕭姑娘，你快逃走，讓我來纏住他。」蕭中慧沒料到他竟有這等俠義心腸，一呆之下，胸口一熱，說道：「不，咱們合力鬥他。」袁冠南急道：「你聽我話，快走，若是我今日逃得性命，再和姑娘相見。」蕭中慧道：「不成啊……」話未說完，卓天雄已

## 鴛鴦刀

二三

揮鐵棒搶上。袁冠南刷的一刀砍去。蕭中慧見他這一刀左肩露出空隙，不待卓天雄對攻，搶著揮刀護住他的肩頭。兩人事先並未練習，只因適才一個要對方先走，另一個卻又定要留下相伴，雙方動了俠義之心，臨敵時自然而然的互相迴護。林玉龍看得分明，叫道：「好，『女貌郎才珠萬斛』，這夫妻刀法的第一招，用得妙極！」

袁蕭二人臉上都是一紅，沒想到情急之下，各人順手使出一招新學的刀法，竟然配合得天衣無縫。卓天雄橫過鐵棒，正要砸打，任飛燕叫道：「第二招，『天教艷質爲眷屬』！」蕭中慧依言搶攻，袁冠南橫刀守禦。卓天雄勢在不能以攻爲守，只得退了一步。林玉龍叫道：「第三招，『清風引珮下瑤台』！」袁蕭二人雙刀齊飛，颯颯生風。任飛燕道：「『明月照妝成金屋』！」袁蕭二人相視一笑，刀光如月，照映嬌臉。卓天雄被逼得又退了一步。

只聽林任二人不住口的吆喝招數。一個道：「刀光掩映孔雀屏。」一個道：「喜結絲蘿在喬木。」一個道：「英雄無雙風流壻。」一個道：「卻扇



洞房燃花燭。」一個道：「碧簫聲裏雙鳴鳳。」一個道：「今朝有女顏如玉。」林玉龍叫道：「千金一刻慶良宵。」任飛燕叫道：「占斷人間天上福。」

喝到這裏，那夫妻刀法的十二招已然使完，餘下尚有六十招，袁蕭二人卻未學過。袁冠南叫道：「從頭再來！」一刀砍出，又是第一招「女貌郎才珠萬斛」。二人初使那十二招時，搭配未熟，但卓天雄已是手忙腳亂，招架爲難。這時從頭再使，二人靈犀暗通，想起這路夫妻刀法每一招都有個風光旖旎的名字，不自禁的又驚又喜，鴛鴦雙刀的配合，更加緊了。使到第九招「碧簫聲裏雙鳴鳳」時，雙刀便如鳳舞鸞翔，靈動翻飛，卓天雄那裏招架得住？「啊」的一聲，肩頭中刀，鮮血迸流。他自知難敵，再打下去定要將這條老命送在尼庵之中，鐵棒急封，縱身出牆而逃。袁蕭二人脈脈相對，情愫暗生，一時不知說甚麼好。忽聽得林玉龍大聲叫道：「妙極，妙極！女貌郎才珠萬斛！」

他其實是在稱讚自己那套夫妻刀法，蕭中慧卻羞得滿臉通紅，低頭奔

## 鴛鴦刀

三三

出尼庵，遠遠的去了。

袁冠南追出庵門，但見蕭中慧的背影在一排柳樹邊一晃，隨即消失。忽聽得身後有人叫道：「相公！」袁冠南回過頭來，只見小書僮笑嘻嘻的站著，打開了的書籃中睡著一個嬰兒，正是林任夫婦的兒子，籃中書籍上濕了一大片，自不免「書中自有孩兒尿」了。

三月初十，這一天是晉陽大俠蕭半和的五十壽誕。

蕭府中賀客盈門，羣英濟濟。蕭半和長袍馬褂，在大廳上接待來賀各路英雄，白道上的俠士，黑道上的豪客，前輩名宿，少年新進……還有許多和蕭半和本不相識，卻是慕名來致景仰之意的生客。

在後堂，袁夫人、楊夫人、蕭中慧也都喜氣洋洋，穿戴一新。兩位夫人在收拾外面不斷送進來的各式各樣壽禮。蕭中慧正對著鏡子簪花，突然之間，鏡中的臉上滿是紅暈，她低聲唸道：「清風引珮下瑤台，明月照妝成金屋。」

袁夫人和楊夫人對望了一眼，均想：「這小妮子自從搶了那把鴛鴦刀



回家，一忽兒喜，一忽兒愁，滿懷心事。她今年十八歲啦，定是在外邊遇上了一個合她心意的少年郎君。」楊夫人見她簪花老不如意，忽然又發覺她頭上少了一件物事，問道：「慧兒，大媽給你的那枝金釵呢？」中慧格格一笑，道：「我給了人啦。」袁夫人和楊夫人又對望一眼，心想：「果然不出所料，這小妮子連定情之物也給了人家。」楊夫人問道：「給了誰啦？」中慧笑得猶似花枝亂顫，說道：「他……他麼？今兒多半會來跟爹拜壽，人家是名鼎鼎的人物，非同小可。」

楊夫人還待再問，只見傭婦張媽捧了一隻錦緞盒子進來，說道：「這份壽禮當真奇怪，怎地送一枝金釵給老爺？」袁楊二夫人一齊走近，只見盒中所盛之物，珠光燦爛，赫然是中慧的那枝金釵。楊夫人一轉頭，見女兒喜容滿臉，笑得甚歡，忙問：「送禮來的人呢？」張媽道：「正在廳上陪老爺說話呢。」

袁楊二夫人心急著要瞧瞧到底是怎麼樣的一位人物，居然能令女兒如此神魂顛倒，相互一領首，一同走到大廳的屏風背後，只聽得一人結

## 鴛鴦刀

四三

結巴巴的道：「小人名叫蓋一鳴，外號人稱八步趕蟾，賽專諸，踏雪無痕，獨脚水上飛，雙刺蓋七省，今日特地和三個兄弟來向蕭老英雄拜壽。」二位夫人悄悄一張，見那人是個形容委瑣的瘦子，身旁還坐著三個古裏古怪的人物。蕭半和撫鬚笑道：「太岳四俠大駕光臨，還贈老夫金釵厚禮，真是何以克當。」蓋一鳴道：「好說，好說。」袁楊二夫人滿心疑惑，難道女兒看中了，竟是這個矮子？兩位夫人見多識廣，知道人不可以貌相，那人的外號說來甚是響亮，想來武藝必是好的，既然稱得上一個「俠」字，人品也必是好的。

鼓樂聲中，門外又進來三人，齊向蕭半和行下禮去。一個英俊書生朗聲說道：「晚輩林玉龍，任飛燕，袁冠南，恭祝蕭老前輩福如東海，壽比南山。薄禮一件，請老前輩笑納。」說著呈上一隻開了蓋的長盒。蕭半和謝了，接過一看，不由得呆了，三個字脫口而出：「鴛鴦刀！」

蕭府的後花園中，林玉龍在教袁冠南刀法，任飛燕在教蕭中慧刀法。耗了大半天功夫，林任二人已將餘下的六十路夫妻刀法，傾囊相授。



冠南和中慧用心記憶，但要他們這時專心致志，實是大不容易。因為蕭半和問明了得刀經過之後，跟兩位夫人一商量，當下將女兒許配給了袁冠南，言明今晚喜上加喜，就在壽誕之中，給兩人訂親。兩個人心花怒放，若不是知道這一路刀法威力無窮，也真的無心在這時候學武習藝。再說，若不是武學之士不拘世俗禮法，未婚夫妻也當避嫌，不該在此日還相聚一堂。

「刀光掩映孔雀屏，喜結絲蘿在喬木……碧簫聲裏雙鳳鳴，今朝有女顏如玉……」

林玉龍和任飛燕教完了，讓他們這對未婚夫婦自行對刀練習。兩夫婦居然收了這樣一對徒弟，私心大是欣慰。

太岳四俠一直在旁邊瞧他們練刀，逍遙子和蓋一鳴不斷指指點點，說這一招有破綻，那一招有漏洞。林玉龍心頭有氣，抹了抹頭上的汗水，道：「蓋兄，咱夫婦以一路刀法，送給袁兄夫妻作新婚賀禮。你們太岳四俠，送甚麼禮物啊？」太岳四俠一聽此言，心頭都是一凜，一時無言可對。要

## 鴛鴦刀

五三

知說到送禮，實是他們最犯忌之事。

任飛燕有意開開他們的玩笑，說道：「那邊汙泥河中，產有碧血金蟾，學武之士服得一隻，可抵十年功力，只不過甚難捉到。蓋兄號稱八步趕蟾，獨脚水上飛，何不去捉幾隻來，送給了新夫婦，豈不是一件重禮？」蓋一鳴大喜，道：「當真？」林玉龍道：「我們怎敢相欺？只可惜咱夫婦的輕功不行，又不通水性，不敢下水去捉。」蓋一鳴道：「說到輕功水性，那是蓋某的拿手好戲。大哥、二哥、三哥，咱們這就捉去。」任飛燕笑道：「哈哈，蓋兄，這個你可又外行了。那碧血金蟾須得半夜子時，方從洞中出來，吸取月光精華。大白天那裏捉得到？」蓋一鳴道：「是，是。我本就知道，只不過一時忘了。若是白天能隨便捉到，那還有甚麼希罕？」

大廳上紅燭高燒，中堂正中的錦軸上，貼著一個五尺見方的金色大「壽」字。

這時客人拜壽已畢，壽星公蕭半和撫著長鬚，笑容滿面的宣布了一個喜訊，他的獨生愛女蕭中慧，今晚與少年俠士袁冠南訂親，請列位高朋



喝一杯壽酒之後，再喝一杯喜酒。

衆賓朋喝采聲中，袁冠南跪倒在紅氈毯上，拜見岳父岳母。蕭半和笑嘻嘻的摸出了一柄沉香扇，作爲見面禮。袁冠南謝著接過了。袁夫人也笑嘻嘻的摸出了一隻玉斑指，袁冠南謝著伸手接過：

突然之間，錚的一響，那玉斑指掉到了地下，袁冠南臉色大變，望著袁夫人的右手。原來袁夫人右手小指上，生著一個枝指。他抓起袁夫人的左手，只見小指上也有一個枝指。袁冠南顫聲道：「岳……岳母大人，你……你可識得這東西麼？」說著伸手到自己項頸之中，摸出一隻串在一根細金鍊上的翡翠獅子，袁夫人抓住獅子，全身如中雷電，叫道：「你……你是獅官。」袁冠南道：「媽，正是孩兒，你想得我好苦！」兩人抱在一起，放聲大哭起來。

壽堂上衆人肅靜無聲，瞧著他母子相會這一幕，人人心裏又是難過，又是喜歡，更雜著幾分驚奇。只聽得袁夫人哭道：「獅官，獅官，這十八年來，你是在那裏啊？我無時無刻，不是在牽記著你。」袁冠南道：「媽，我已走

## 鴛鴦刀

六三

遍了天下十八省，到處在打聽你的下落。我只怕，只怕今生今世，再也見不到媽了。」

蕭中慧聽得袁冠南叫出一聲「媽」來，身子一搖，險險跌倒，腦海中只響著一個聲音：「原來他是我哥哥，原來他是我哥哥……他是我哥哥……」

林玉龍悄聲問妻子道：「怎麼？袁相公是蕭太太的兒子？我弄得胡塗啦。」任飛燕道：「袁相公不是說出來尋訪母親麼？他還託了咱們幫他尋訪，說他母親每隻手的小指頭上都有一根枝指。這蕭太太不也認了他麼？」林玉龍搔頭道：「怎麼他姓袁，他爹爹又姓蕭？」任飛燕道：「蠢人，袁相公他三歲時就跟母親失散，三歲的孩子，怎知道自己姓甚麼，胡亂安個姓，不就是了。」林玉龍道：「這麼說來，蕭姑娘是他的妹子了。兄妹倆怎能成親？」任飛燕道：「既是兄妹，怎麼還能成親？你這不是廢話。」林玉龍怒道：「呸！你說的才是廢話。」

他夫妻倆越爭越大聲。蕭中慧再也忍耐不住，「啊」的一聲，掩面奔出。



蕭中慧心中茫然一片，只覺眼前黑濛濛的，了無生趣。她奔出大門，發足狂走，突然間砰的一下，肩頭與人一撞。她「啊啣」一聲叫，暗道：「不妙！我一身武功，只怕撞傷了人。」急忙伸手去扶，突然手腕一緊，左臂酸麻，竟是被扣住了脈門。她一驚之下，抬起頭來，右掌自然而然的擊了出去。那人反腕擒拿，一帶一扣，又抓住了她右腕脈門。這時她已看清，眼前之人正是卓天雄。

卓天雄哈哈大笑，叫道：「威信，先收一把！」周威信應聲而上，解下了蕭中慧腰間掛著的短刃鴛刀。卓天雄道：「蕭半和名滿江湖，今日五十壽辰，府中高手如雲，威信，你有沒有膽子去取那一把長刃鴛刀？」周威信道：「弟子有師伯撐腰，便是龍潭虎穴，也敢去一闖。江湖上有言道：『路大好跑馬，樹大好遮蔭。』」卓天雄哼的一聲，笑道：「沒出息，先得把師伯拉扯上！」他生平自負，罕逢敵手，但被袁冠南和蕭中慧以「夫妻刀法」聯手擊敗後，不禁心怯氣餒。此時無意間與蕭中慧相遇，暗想他男女兩人雙刀聯手固然厲害，但我既已擒住了一人，只賸下袁冠南這小子一人，就不足為懼。何況蕭中慧落入自己手中，蕭府上人手再多，也不怕蕭半和不乖乖的將那柄長刃鴛刀交出。

## 鴛鴦刀

七三

當下卓天雄押著蕭中慧，知會了知縣衙門，與周威信等一千鏢師，逕投蕭府而來。

那一卓天雄「三字的名刺遞將進去，蕭半和矍然一凜，叫道：「快請！」過不多時，只見卓天雄昂首闊步，走進廳來。蕭半和搶上相迎，一瞥眼，見女兒雙手反剪，一名大漢手執短刃鴛刀，抵在她的背心。

蕭半和心中雖然驚疑不定，卻是絲毫不動聲色，臉含微笑，說道：「村夫賤辰，敢勞侍衛大人玉趾。」

卓天雄在京師中久聞蕭半和的大名，但見他軀體雄偉，滿頭虬髯，果然極是威武。當下伸出右手，說道：「蕭大俠千秋華誕，兄弟拜賀來遲，望乞恕罪。」蕭半和笑道：「好說，好說。」伸手與他相握。兩人一運勁，手臂一震，均感半身酸麻。這一下較量，兩人竟是功力悉敵，誰也不輸於誰。當下攜手同進壽堂。



兩人之中，卻以卓天雄更加驚異，他以「震天三十掌」與「呼延十八鞭」稱雄武林，那「震天三十掌」惟有一「混元炁」可與匹敵，適才蕭半和所使用的，正是「混元炁」功夫。但「混元炁」必須童子身方能修習，不論男女，成婚後即行消失，因其練時艱辛，散失卻又極其容易，因此武林中向來極少人練。他來蕭府之前，早已打聽明白，知道蕭半和一妻一妾，女兒也已及笄之年，怎麼還能保有這童子功的「混元炁」功夫，豈非武學中的一大奇事？

袁冠南見蕭中慧受制於人，自是情急關心，從人叢中悄悄繞到衆鏢師身後，待要伺機相救。但卓天雄眼力何等厲害，早已瞧見，喝道：「姓袁的，你給我站住！」又向周威信道：「有誰動一動手，你就一刀在這女娃子身上戳個透明窟窿！」周威信道：「是。江湖上有言道：『強中更有強中手，惡人自有……』」一想這句話不大對頭，下面「惡人磨」三字便吞入了肚中。袁冠南深恐這些人真的傷了蕭中慧，那敢上前一步？

卓天雄道：「蕭大俠，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。兄弟今日造訪尊府，一來是

## 鴛鴦刀

八三

跟蕭大俠磕頭拜壽，二來是想以一件無價之寶，跟蕭大俠換一件有價之寶。」蕭半和道：「小人愚魯，不明卓大人言中之意。」

卓天雄白眼一翻，笑道：「那無價之寶嘛，便是令愛千金，有價之寶卻是那柄長刀的鴛刀。兄弟跟蕭大俠無冤無仇，只求能在皇上御前交得了差，保全了這許多兄弟們的身家性命，還盼蕭大俠高抬貴手，救一救兄弟。」說著拱了拱手。他的話說得似乎低聲下氣，但神色之間卻極是倨傲。

蕭半和伸手在椅背上一按，喀喇一響，椅背登時碎裂，笑道：「卓大人望重武林，今日卻如何這等胡塗？鴛鴦刀既不在小人手中，這位姑娘更不可能是小人的女兒。難道練童子功混元炁的人，還能生兒育女麼？」說著衣袖一拂，一股疾風激射而出。卓天雄側身避開，心道：「半點不假，這果然是童子功混元炁。」

蕭中慧初時聽說袁冠南是自己同胞兄長，已是心如刀絞，這時見父親爲了相救自己，更咬定了不肯認是父女，忍不住叫道：「爹爹！」



便在此時，只聽得外面齊聲吶喊：「莫走了反賊蕭義！」人喧馬嘶，不知府門外來了多少軍馬。蕭府幾名僕人氣急敗壞的奔了進來，叫道：「老爺……不好了！無數官兵……官兵圍住了府門。」

卓天雄聽得「莫走了反賊蕭義」這句話，心念一動，立時省悟，喝道：「好啊！甚麼蕭半和？原來你便是皇上追捕了十六年的反賊蕭義。」只見大門口人影幌動，搶進來四名清宮侍衛，當先一人叫道：「卓大哥，這便是反賊蕭義，還不動手麼？」

蕭半和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喬裝改扮一十六年，今日還我蕭義的本來面目。」伸手在臉上一抹，衆人一看，無不驚得呆了。大廳上本已亂成一團，但頃刻之間，人人望著蕭半和的臉，竟是鴉雀無聲。

原來瞬息之間，蕭半和竟爾變了一副容貌，本來濃髯滿頤，但手掌只這麼一抹，下巴登時光禿禿的，一根鬚鬚也沒有了，便是連根拔去，也沒這等光法。

這時袁冠南的書僮提著兩隻書籃，從內堂奔將出來，說道：「公子爺，快

## 鴛鴦刀

九三

走。」袁冠南心念一動，從書籃中抓起一本書來，向外一揚，只見金光閃閃，飄出了數十張薄薄的金葉子。衆鏢師和官兵只見黃金耀眼，如何能不動心？何況那金葉子直飄到身前，各人伸手便抓。袁冠南揚動破書，不住手的向周威信打去，大廳上便如穿花蝴蝶一般，滿空飛舞的都是金葉。周威信倒想著「鴛鴦刀」不可有失，心想：「江湖上有言道：『光棍教子，便宜莫貪。』」雖見金葉飛到，卻不去抓。袁冠南一運勁，拍的一聲，一本數斤重的夾金破書擲去，擊中了他的面門。

周威信叫聲：「啊哟！」身子一幌，袁冠南雙足一登，撲了過去。卓天雄橫掌阻截，只覺脅下風聲颯然，蕭半和使混元炁擊到。卓天雄知道厲害，只得反掌迴擋，真力碰真力，砰的一響，兩人各自倒退了兩步。便在此時，袁冠南左手使刀將周威信殺得暈頭轉向，右手已解開了蕭中慧的穴道。賀客之中，一小半怕事的遠遠躲開，一大半卻是蕭半和的知交好友，或舞兵刃，或揮拳脚，和來襲的清宮侍衛、鏢師官兵惡鬥起來。

蕭中慧驚了半天氣，欺到周威信身邊，左手斜引，右手反勾，拍的一聲，結



結實實的打了他個耳括子，順手扭住他的手腕，已將他手中的短刃鴛刀奪了過來。袁冠南大喜，叫道：「慧妹，清風引珮下瑤台！」蕭中慧眼眶一紅，心道：「我還能和你使這勞什子的夫妻刀法嗎？」遊目四顧，只見爹爹和卓天雄四掌飛舞，打得難解難分，其餘各人也均找上了對手廝殺，但兩名清宮侍衛卻迫得袁楊兩夫人不住倒退，險象環生。袁冠南叫道：「慧妹，快救媽媽！」兩人雙刀聯手，一招「碧簫聲裏雙鳴鳳」，一名侍衛肩頭中刀，重傷倒地，再一招「今朝有女顏如玉」，又一名侍衛被蕭中慧刀柄擊中顴骨，大叫暈去。

鴛鴦雙刀聯手，一使開「夫妻刀法」，果真是威不可當，兩人並肩打到那裏，那裏便有侍衛或是鏢師受傷，七十二路刀法沒使得一半，來襲的敵人已紛紛奪門而逃。只是這路刀法卻有一樁特異之處，傷人甚易，殺人卻是極難，敵人身上的刀，所在全非要害，想是當年創製這路刀法的夫妻雙俠心地仁善，不願傷人性命，因此每一招極厲害的刀法之中，都爲敵人留下了餘地。

## 鴛鴦刀

○四

打到後來，敵人中只賸下卓天雄一個兀自頑抗。袁冠南和蕭中慧雙刀倏至，一攻左肩，一削右腿。卓天雄從腰裏抽出鋼鞭一架，鏗的一聲，將蕭中慧的短刃鴛刀刀頭打落。

夫妻刀法那一招「喜結絲蘿在喬木」何等神妙，袁冠南長刀幌處，嗤的一聲，卓天雄小腿中刀，深及脛骨，鮮血長流。

卓天雄小腿受傷不輕，不敢戀戰，向蕭中慧揮掌拍出，待她斜身閃避，雙足一登，已閃入天井，跟著竄高上了屋頂。本來袁蕭二人雙刀合璧，使一招「英雄無雙風流壻」，便能將卓天雄截住，但蕭中慧刀頭既折，這一招便用不上了。

蕭半和見滿廳之中打得落花流水，幸好己方只有七八個人受傷，無人喪命，當下大聲道：「各位好朋友，官兵雖然暫退，少時定當重來，這地方是不能安身的了。咱們急速退向中條山，再定後計。」衆人轟然稱是。當下蕭半和率領家人，收拾了細軟，在府中放起火來。乘著火燄衝天，城中亂成一片，衆人衝出東門，逕往中條山而去。



在一個大山洞前的亂石岡上，蕭半和、袁楊二夫人、袁冠南、蕭中慧、林玉龍夫婦，二十來個家人弟子，三百餘位賓客朋友團團圍著幾堆火。火堆上烤著獐子、黃麋，香氣送入了每個人的鼻管。

蕭半和咳嗽一聲，伸手一摸鬍子，這是他十多年來的慣例，每次有甚麼要緊話說，總是先摸鬍子。可是這一次卻摸了個空，他下巴光禿禿地，一根鬍子也沒有了。他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承江湖上朋友們瞧得起，我蕭義在武林中還算是一號人物。可是有誰知道，我蕭義是個太監。」

衆人聳然一驚，「我蕭義是個太監」這句話傳入耳中，人人都道是聽錯了，但見蕭半和臉色鄭重，決非玩笑。袁楊二夫人相互望了一眼，低下頭去。

蕭半和道：「不錯，我蕭義是個太監。我在十六歲上便淨了身子，進宮服侍皇帝，爲的是要刺死滿清皇帝，給先父報仇。我父親平生跟滿清韃子勢不兩立，終於慘被害死。我父親的七個結義兄弟歃血爲盟，誓死要給先父報仇，但滿清勢大，我這七位伯父叔父無一能得善終，不是在格鬥

## 鴛鴦刀

### 一四

中被清宮的侍衛殺死，便是被捕到了凌遲處死，這一場冤仇越結越深。我細細思量，要練到父親和這七位伯叔一樣的功夫，便是竭一生之力也未必能夠做到，便算練成了，也未必能報得了血海深仇，於是我甘心淨身，去做一個低三下四，爲人人瞧不起的太監。」衆人聽到這裏，想起他的苦心孤詣，無不欽佩。

蕭半和接著道：「可是禁宮之中，警衛何等森嚴，實非我初時所能想像。別說走近皇帝跟前，便是想見皇帝一面，那也是著實不容易。在十多年之中，雖然我每日每夜都在等待機會，始終下不了手。十六年前的一天晚上，我聽得宮中的兩名侍衛談起，皇帝得知世上有一對『鴛鴦寶刀』，得之者可以無敵於天下，這對刀分在一位姓袁和一位姓楊的英雄手中。於是皇帝將袁楊二人全家捕來，勒逼二人交出寶刀。兩位大英雄不屈而死，兩位英雄的夫人卻被逮進了天牢。」他說到這裏，袁楊二夫人珠淚滾滾而下，突然間相抱大哭。

袁冠南和蕭中慧對望了一眼，心中又悲又喜，只聽得蕭半和說道：「當



時我心中細一琢磨，替死人報仇，實不如救活人要緊，於是混進天牢，殺了幾名獄卒，將二位夫人救出牢來。獄官以二位夫人是女流之輩，本來看守不緊，又萬萬料不到一個太監居然會去相救欽犯，因此給我一舉得手。只是敵人勢大，倉皇奔逃之時，袁夫人的公子終於在途中失落。這件事我生平耿耿於懷，想下到袁公子已長大成，並且學得一身高強武藝，當真是天大的喜事。至於中慧呢，你今年十八歲啦，我初見到你時，還只兩歲。你爹爹姓楊，乃是名震當世的三湘大俠楊伯冲楊大俠。」袁冠南和蕭中慧應該說楊中慧了分別抱著自己母親，想起父仇時，不勝悲憤，想起蕭半和的義薄雲天，又是感激無已。

蕭半和又道：「我們逃出北京，皇帝自是偵騎四出，嚴加搜捕。爲了瞞過清廷的耳目，我老蕭留起了鬍子，又委屈袁楊兩位夫人做了我的夫人。好在老蕭是個太監，這一時權宜之計，也不致辱了袁楊兩位大俠的名。」袁冠南和蕭中慧相視一笑，心道：「誰說咱倆是親兄妹啊？」蕭半和一拍大腿，道：「老蕭是太監，羨慕大明三寶太監鄭和遠征異域，

## 鴛鴦刀

二四

宣揚我中華的德威，因此上將名字改爲『半和』，意思說盼望有鄭和的一半英雄，嘿嘿，那是老蕭的癡心妄想。這些年來，倒也太平無事，那知鴛鴦刀出世，老蕭一心要奪回寶刀，以慰袁楊二位英雄之靈，沒再小心掩飾行藏，終於給清廷識破了真相。事到如今，那也沒有甚麼了。只是鴛鴦雙刀只賸下一柄鴛刀，慧兒那柄短刃鴛刀，自然是假的，否則怎能折斷？定是給卓天雄這奸賊調了去，只可惜咱們沒能截住他。」

這時烤獐子的香氣愈來愈濃了，任飛燕取出刀子，一塊一塊的割切。林玉龍忽地向楊中慧大聲道：「我說的不錯麼？你說你爹爹媽媽從來不吵架，我說不吵架的夫妻便不是真夫妻，定然有些兒邪門，你林大哥可不是料事如神，言之有理？」任飛燕刀尖上帶著一塊獐肉，一刀送進了他的口中，喝道：「吃獐子肉，胡說八道甚麼？」林玉龍待要反駁，卻滿口是肉，說不出話來。

衆人正覺好笑，忽聽得林外守望的一個弟子喝道：「是誰？」跟著另一人喝道：「太岳四俠！」楊中慧嘆哧一笑，只見太岳四俠滿身泥濘，用一



根木棒抬著一隻大漁網，漁網中黑黝黝地一件巨物，不知是甚麼東西。楊中慧笑道：「太岳四俠，你們抬的是甚麼寶貝啊？」

蓋一鳴得意洋洋的道：「袁公子，蕭姑娘，咱兄弟四個到那汙泥河中，去捉碧血金蟾，想給兩位送一份大禮。那知道金蟾還沒捉到，一個人闖了過來，這人腿上受了傷，口中哼哼唧唧，行路一跛一拐。太岳四俠一瞧，嘿，這不是卓天雄麼？咱們悄悄給他兜頭漁網一罩，將他老人家給拿了來啦。」

衆人驚喜交集。袁冠南伸手到卓天雄腰間一摸，抽出一柄短刀來，精光耀眼，污泥不染，自是真正的鴛刀了。

袁夫人將鴛鴦雙刀拿在手中，嘆道：「滿清皇帝聽說這雙刀之中，有一個能無敵於天下的大秘密，這果然不錯，可是他便知道了這秘密，又能依著行麼？各位請看！」衆人湊近看時，只見鴛刀的刀刃上刻著「仁者」兩字，鴛刀上刻著「無敵」兩字。

「仁者無敵」，這便是無敵於天下的大秘密。

## 鴛鴦刀